陳學士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學士文集

(三)

陳儀著

陳學士文集卷六

壽序二

查慕園七十壽序

司馬子長著史記。游俠貨殖。皆爲之立傳。論者以爲發憤之所爲作也。是固然矣。然予嘗與論平原朱家少爲信陵君客。當楚漢之爭。賣縉屠狗者。皆取封侯。而家獨超然無所預。既談笑而脫其相將之危。終身不見也。雖魯仲連何以加焉。郭解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天下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若使之效功於世。豈遽出絳灌下哉。貨殖首范蠡少伯。彼以報吳霸越之餘策。用之於家。三致千金。再散於貧交疏昆弟。人稱朱公。不知其爲蠡也。使蠡不遭勾踐。將不與猗頓卓孔同稱富人已耶。夫朝廷之秩祿爵邑。不足以盡籠天下之豪俊久矣。其人既不能槁項黃馘。老於布褐。其勢不入游俠。必歸貨殖。論者不察。概與豪強聚斂之徒擯之。使湮滅而不見。固子長之所深悲也。雖微發憤。能不爲之表著哉。予平生持此意。以相當世之士。略其驪黃采其神駿。凡齷齪小謹。與世浮沈。而取榮名者。概置弗顧。而瓌偉磊落非常之材。爲名位所遺者。往往猬而遇之。於津門得吾亡友鄭伯倪。已因伯倪而得查君慕園。皆一時奇俠士也。伯倪簡隃有遠韻。意少可。遠勢力如仇。友必求勝己。遇庸鄙人。輒玩弄之。以此不諧於俗。獨稱慕園若不容口。慕園胸存鑒別。而外勤撫納。雖下己什伯者。皆有以慰其意而得其隱。故人人爲之用。然或以詐力相陵轢。

必折其角距而後已故慕園每規伯倪之陰而伯倪亦病慕園之自喜而僄於任也兩人者嘗質於予予以謂伯倪識微慕園見大先幾億中什不失一伯倪有焉而斷不勝其謀闊略細近規畫高遠慕園有焉而謀不勝其斷兩人出爲世用俱可以建功名如古人然伯倪過於惜已可伸而不可絀一挫則神辱志沮慮難復振慕園邁往之氣強毅之力百折而不撓終當有以成其志故伯倪可使之從容帷幄折衝樽俎而不可以冒難衝堅慕園則可以馭大衆履至難利害逼而色不變困辱加而神不懾尤爲難耳兩人皆以爲知言故往往樂從予游相與極論古人成敗之所以然及當世之務爭出其意見相爲往復至酒闌燈灺而未已當是時年俱壯盛意氣充然皆期於有所樹立詎知外物不可必兩人先後攖世患伯倪一挫而病因以不起慕園崎嶇百端雖免於難而不爲世用無所發其奇遂託於逐時居積以鹽筴終老爲可深惜也然太史公有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其於居尊位食厚祿而無尺寸之效徒害政妨民以肥其家者賢不肖何如哉且夫鹺政固國家之大計也世廟初載允釐庶政加意鹽法委任才賢以長蘆爲畿輔首區尤重其選故前後蒞是任者至則問疾苦議興除十餘年來賦充商裕民寧安堵可謂極一時之盛而籌畫厝置率出慕園計策如裁南場以歸州縣防瀕河八縣以固藩籬尤其效之著者也以故節使都運皆加賓禮而慕園益退遜自韜晦趯然有遠引之志然當事固益留之用資延訪且一切盤錯糾紛猝不可治者悉以委焉慕園辭不獲則心經口畫指授僮客不數月而棼絲就理全牛游刃矣當事愈益奇之而慕園蕭然若無所事方杖履逍遙時詣園林

治花木與四方賓客飲酒爲樂。此非其才氣餘於事外。故身心閒於事內之明驗歟。是亦爲政。何必居其位而尸其名也。今慕園年七十矣。恭遇朝廷覃錫類之恩。受子貤封綸誥之頒。適與眉壽之期會。親懿朋好。謀爲躋堂之祝者。以知慕園之深。莫予若也。徵予言以爲之序。予既惜慕園之才。不克用於國。而獨用之家。又嘉諸大夫之能采聽其所言。施於有政。而因以自信乎昔之論慕園者。於斯而畢驗也。特恐世之徇迹者。不察本末。猥以少伯之奇。與孔卓比類而同觀。故推明子長敘傳之義。爲之表著焉。若乃祝嘏導諛之辭。非予所能爲。亦非所以施諸知己也。故弗道。

李封君七十壽序

汲郡李先生儼若。可謂聞道者也。先生之言曰。以約鮮失。寡過未能。此兩言者。吾終身誦之。淑人君子。其儀一而心如結。如結者。約之謂歟。約則寡過。如結故未能。彼自謂無過者。心之散其結也久矣。心不約則儀不一。其失可勝既乎。是故約其言。言無逝矣。約其行。行無悔矣。約其身。則待於世者寡。約其心。則役於形者絕矣。謹獨以居。抱一以游。故春秋日高。而有嬰孺子色。先生可謂聞道者也。蓋吾甥銳頤之述如此。銳頤負人倫之鑒。月旦滄瀛之間。非漫可否人者。其言信而可徵也。銳頤又曰。先生有賢子某。舉茂才異等。貢入成均。嶧嘗訪司成於太學。遇之。相與敍宗從爲弟昆。作家人語。故得聞先生之概。而某之爲人。外和而中堅。治博而居要。確乎能率其家法者也。司成以爲才。上之天子。天子以爲能。試之民社。今已補授順天之房山令。上有日矣。試觀其所厝注。必卓犖而不與俗同也。予聞而韙之。夫中堅而外和者。守有裕

也。居要而治博者。爲有餘也。國家重成均之選。聚天下之材而教養之。特簡名行大臣爲之師。肆以經義治事之法。拔其尤而材之位。制已詳且備矣。聖天子猶慨然於古學之未復。欲進多士於躬行君子之途。俾天下收得人之效。特頒明詔。揭爲己之要。嚴義利之辨。所以期待之者。亦已厚矣。竊以爲爲己之要。不外於誠。一誠立而道之五德之三經之九。無不具舉。非是則皆虛器耳。故今之人。不患才之不足。今之政。不患法之不良。可患者。誠不立於中。則才爲逢世之資。法皆飾治之具。此聖明之所深憂也。使成均之士。盡如李君之爲人。而李君之爲人。信如銳顓之所言。豈不誠有德有造。足以副天子明詔。成作人之雅化。增四門之穆穆哉。吾將以李君之爲政。驗銳顓之言。因以徵儼若先生家法。故凡有客自房山來者。必詢令君治狀。人各有述焉。而惟雲根李子之言。則本末具見。其言曰。君慈和愛人。長者也。而風力隱然。不可以勢奪。而私干之。蒞任未幾。有王府莊頭訟民而奪其所典之田者。君折之曰。小民何知王府。所與交易者莊頭耳。舊者取值以去。而新者來奪之田。窮民堪兩失乎。且若輩貿人爲幻。令安能識之。已而王官來騎從赫奕。口銜教令曰。地易主。故莊易人。其趨以田畀來者。君執前斷如故。迨部督之檄交敦並下。不得已然後聽。然而未之長於畝者。已登於場矣。房人以是德君。又曰。君之政務爲簡靜。與民休息。催科徵欠。不以屬吏。肯令里人自爲期會。故田間絕吏迹。里門無夜呼。而輸將亦無敢後者。訟人至廷。不加以聲色。兩造各得盡其情辭。君罄心平氣以聽之。待其折服。而後爲之判決。故勝者無倖心。負者亦無後言也。君又愛士而崇師。將大興絃誦於茲邑。雖設施未究。其意固已遠矣。予聞之欣然慰。不禁慨然而歎曰。有是

哉。銳顓之知言也。所謂卓犖而不與俗同者。不亦信乎。今之吏治。惟錢穀刑名之是亟耳。然催科愈工。而民不勝其擾。聽斷自喜。而民莫控其冤。於是論治之家。目筐篋刀筆爲俗吏。然寧能不治刑名錢穀哉。但如李君之所爲。行撫字於催科。息忿爭於總斷。其爲賜於民。亦已足矣。乃知誠於愛人者。慈和惻怛根於心。隨其所施。無往而非是者。苟爲不誠。雖日討周官之法度而講習之。徒事紛紜。於民何補哉。若李君者。眞足副明詔。維君子使矣。而儼若先生之脩身而爲法於家。以成其子之賢者。不已於此可想見矣乎。歲十二月某日。先生七十初度也。學博賈君。暨房邑諸紳士。將謀爲躋堂之祝。介雲根而問言於予。予非能爲頌禱之文者。而先生守約寡過。每欿然自以爲未能。將惟諛詞之惡聞。且身無待於世。而心不役於形。寧靜誠一。則壽考維祺。固其所自有。又何待於予言。然予有不能已於言者。以夙昔嚮慕之深。又嘉令似之克紹家法。而措之政事。有古循吏之風。皆不可不書而志也。故卽先後所聞而論次之。以應房人。或亦房人之所欲言者乎。

鄭伯倪壽序

予交伯倪。近十年矣。初見時。面目落落。寒暄譏數語。輒不復言。神情似不對人者。予竊訝之。往來稍浹。嘗共杯酒。座上笑語讙然。伯倪危坐直視。無所酬接。偶冷綴片言。則理致微約。味之彌旨。予頓爾披襟。遂忘其相詣之勤也。或言伯倪深。不易與。雖一言笑俱有意。予竊以爲不然。蓋其爲人。通脫簡要。言未嘗欺人。行未嘗欺己。賤形貴意。少語多默。其天性耳。故其矜也似倨。其諧也似玩。其澹也似無情。而予獨深知之。

且以予之褊急疎狂。其擯於世久矣。而予亦深疾夫世之匿情而託於誠也。飾態而忘其故也。嗤人於前而挾人於既也。是故不靳畜乎樊中。而欲逃之冥冥長此寂寂也。獨見伯倪。則向之意也消。伯倪豈今之人哉。夫津門形勢之區也。曩之遊者。蹇裳濡足。墮名落節而去者。不知凡幾。雖今之通顯者。嘗不免焉。而予以剪劣困敝之餘。託迹於茲者久矣。猶不失硜硜之守。爲鄉黨自好之人。則伯倪有以成之也。伯倪沈敏有大略。予不具言。言其知予。與予所以知之者。爲伯倪壽。而綴之以謌。謌曰。鶴翮不可剪。以君爲雲羅。龍性不可馴。以君爲滄波。天雲日以高。海波日以深。寸鱗與寸羽。安知龍鶴心。

柯狄猷壽序 代冀耐庵同年

同年陳君子翽。嘗以女式四卷屬以爲之序。予以爲二南之遺教。小學之權輿也。有采蘩之季女。而後有素絲之大夫。有葛覃之夫人。而後有麟趾之公子。此集可謂知本矣。子翽曰。此柯君狄猷之所作也。毋寧言之。維允蹈之。門以內棣棣如。嚴祭與賓僮僮如。秩秩如也。予聞而心慕之。今所號爲賢公卿者。有此潔身修家。可以施於國矣。而君位不過千夫長。佐遊擊將軍。軍韓袴。握刀請令從事而已。持此將安施。子翽曰。不然。官之以所部爲漁也。無文武小大一也。好名畏罪。苟知自愛者。人孰無心。而妻子之計。撓而敗之。夫疏水不厭於閒中。則苞苴不絕於門外。往往然矣。今柯君偕其妻子。而一出於眞約清素。擷蔬而飯。拾葉而炊。雖晨爨不興。亦蕭然不以屑意。此其自損以無所漁於下。其下樂之。其上安之。故言信而令行。無譁於伍。無呼於市。堠有望。夜有警。部下數百人。猶臂指也。於是民不知兵。而隱然有兵之衝。其所施不亦

多乎。予曰。然則古名將之事也。柯君何如人。而能若是。子翬曰吾未見其人也。獨嘗見其詩吾兄子雲侶與之游。倡和無虛日。吾邑之能詩者。招邀嘯詠。分題聯韻。清思勝句。泉引風與。雖敏者不能應也。風流意氣。髣髴晉宋間人。然而勤乎事。勞乎人。無鄙夷一切之意。君善射。嘗隸津鎮麾下。與諸牙校射。冠其曹。帥喜。將命之官。君辭曰。某實教我射。其技良於我。豈敢以一日之幸勝而掩其上哉。願以官讓之。帥嘉其意。官某君居年餘。乃補今職。蓋雲侶之言如此。余以爲文武之道。猶陰陽之不可相離也。今上欲合天下之人才。使出於一。故互試而參用之。然蹶張之材。章句之業。兼於一身。非其選也。如柯君者。潔於身而修於家。性乎風雅而心乎恬讓。乃可以當聖天子之旁求而無媿矣。庚子正月二十日。君年登五十。邑之大夫士。羣爲之壽而介子翬以徵予言。予卽以所聞於子翬者。綴次其語。書以貽之。所以著其誠也。

李據公六十壽序代王蓺遠少司農

溯津水而上。可六十里。有澤而村者。曰范甕口。其人數百家。皆李氏。衡宇修潔。環以清流。蔭以喬木。蔬畦果圃間。港汊縱橫。平橋曲接。芰荷周映。皆蕭然具畫意。蓋李氏之先。多隱君子。樂志幽居。寄其趣於蒔藝耕釣之間。其所設施如此。故幾東言故家推李氏。李氏多賢子孫。而予友據公爲最著。據公少通敏好學。綜貫諸史。廓然有濟時之志。性喜交游。往往致千里客。客至如歸。淹留輒旬日。然不通輕俠。所慕義皆長者。相與爲然諾。久要終身。不相背負。以此據公之名聞幾輔。予與之遊。垂四十年。蓋未嘗不始終如一日也。憶余爲中舍時。見之於令兄子佩坐上。意氣偉然。抵掌談天下事。具有本末。苟以此時遇知當世。效能

樹功。不難力致通顯。卽交遊中。亦共相期待。以爲李氏之後世宜大。而據公意氣。足爲一時之傑。厚蓄而暢發之。其在斯人與。又烏知其命與才違。幾通忽窒。且幽居以老也。歲在己亥。據公年登六十。同鄉士大夫。將以孟陬十有七日覽揆之辰。相率爲壽。而徵予言以介之。予嘗歷覽天人之際。見夫徵召之理。若桴鼓然。富貴顯庸。必其人足以自致。不則必其前人之所未足。而償之於其子孫。據公之先世。積百餘年。隱德茂矣。據公紹休令緒。積學發聞。執信慕義。足以自致者審矣。而迄無以竟其施。亦獨何哉。論者每用以爲造物之憾。而據公怡然安之。課耕織。蒔花竹。釀秫爲酒。臨溪而漁。賓至則投轄劇飲。顚倒而不厭。閒時坐大樹下。手一編哦不輟。有子四人。俱以秀茂聞庠序。孫九人。濯濯有令姿。每宵永月明。聽洛誦聲。則悠然忘漏之盡也。以故年周甲子。而色充腴。頭鬚如四十許人。然則造物之所以待君者可知矣。富貴顯庸。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而名位之所未酬者。償之以壽考。自茲以往。耄耋期頤。坐觀其子若孫。扶搖青雲。垂光虹霓。家稱萬石。門容列駟。而君方優游邱壑間。飲難老之酒。枝靈壽之杖。發高酣之謠。其視十年令僕。所得孰多也。君聞予言。必欣然浮一大白矣。

朱從如七十壽序

上之政教。卿大夫與天子分治焉。下之風俗。天子與匹夫之爲善者合治焉。人有善。從而賞之。而衆以勸。人有不善。從而罰之。而衆以懲。此政教之所及。而天子卿大夫之權。可得而行者也。乃若賞罰之所不能加。而勸懲之所不能及者。善不近名。惡不近刑。雖天子之尊。卿大夫之嚴。亦將如之何矣。今有人棄其兄

弟之孤。而慈子嗜利。有司挾三尺而議其後者誰耶。後其親而私其妻子者。比比皆是也。然而匹夫之賢。修於家而型於里。爲不善者。怵然懼聞其名。泚然恥見其面。一言之予奪。受之者不啻官於朝而撻於市也。此其所以陰消斯民鄙薄之心而激發鼓舞以佑政教之不逮。蓋與卿大夫之賢者等。苟有其人。則宜尊而禮之。深嘉樂道。藉以風厲天下。故予往往博而求之。或有得於聞見之眞者。則稱之不容口。今年三月。友人鄭君履菴以書來。述其親丈朱公之賢。其略曰。公有兄而早沒。遺其孥與孤。家貲給生不舒愉。而所以事嫂者奉養備。衣服食飲。損其諸子以與姪。妻不敢與嫂齒。子不敢與姪齒。終率初。公少有天穎嗜學能文詞。洒坐棄言。翛然自喜。既傾身以奉孤寡。遂棄學治生。自貶損。刻厲用能康其家。授遺孤室。使有分業。埒於己子。鄉黨以此賢之。言孝弟者推朱公。公退然不居也。今年已七十。貌恂恂焉。言若不能出諸口。然杖履所及。見者起敬。諸輕俠少年聞其來。多斂迹避之。子三人。俱有所立。公不復關家人事。神明不衰。益恭以有禮。今津門士大夫謀於公之生辰。四月某日。羣登堂稱觥爲壽。亦古者尊賢敬老之遺意也。敢邀貺於一言可乎。予復之曰。足下素介。愼許可。今言若此。則朱公之賢信矣。予雖未見其爲人。不可謂聞之不眞矣。方將深嘉而樂道之。敢靳言焉。且夫津門固幾甫一都會也。其俗重利而輕貧。好彫而賤樸。人各飾其宮室輿馬衣服玩好。羣爭而萃逐。人心易蕩以惑。故朝廷愼擇長吏。涖是邦者。必極一時之選。勤教化。厲法禁。庶幾革其輕華。復於敦厚。而賞罰之所不及者。必有篤行之士。修於家而型於里。激發鼓舞。陰消其鄙薄之心。而油然知孝弟忠信之爲美。然後可幾而理也。然則朱公之見推於一鄉。與鄉人之

推朱公而欲爲之壽。皆風俗復古之大機也。吾願朱公壽考維祺。耄而不倦。長爲鄉人子弟師法。而尊優逸樂。使鄉人企而羨之曰。孰若朱公。不棄其兄之孤。不後其親而私其妻子。今所獲於天若是。善何負於人哉。是則朱公之年愈老。而裨於風俗政教者愈無窮也。

王于宣六十壽序代

陳子翽庶常作王氏別墅記。其所指次。不過土垣茨屋。雜樹叢竹。基枕大河。門臨曠野而已。非有清華名勝之觀。而深自矜詡。謂津人士望之猶方丈圓嶠。得一卽以爲靈境。而蓽門獨樹。若施行馬。逡逡不敢入。今已身到蓬壺。猶時時夢至其處。曰村塾之適。雖令僕不易也。異哉所言。已而聞諸客之津遊者。皆賢王君之爲主。蓋子翽好奇負氣。多所不可。王君獨重之。或謂王宜易師。師之文怪駭不入時。且性取適己。不近人情。難客。慮防進取而交不終。王君愈益親之。一切順適其意無所愛。居之別墅。召他人才子弟。師所可者。肄而食之。師所愛客來。治具留連彌日。其所不願見。卽預誡童僕。閉拒不令前。雖周親不敢闚其戶。其尊卑之若此。宜乎子翽之雖去而不能忘也。昔少陵居蜀。嚴鄭公爲築草堂。浣花溪水。映照千古。王君何人斯。趣尙如此。賓主之間。趦趦乎去人遠矣。子翽之稱君者曰。性篤孝。早孤。傾身奉母及兩兄。負米間關。終不言瘁。家贏而母不逮養。節歲甘鮮之薦。輒流涕竟日。事兩兄彌謹。洎沒而婚嫁其子女。營其田廬。累蕩而累復之。終無倦色。予嘗讀南史孝義諸君子。如劉瑜、徐耕、劉淑等。竊嘆以爲乘理闇至。匪由問學。而風徽相感。義發因心。可謂盛矣。今聖人御世。風化醲美。篤行之士。必應倍古。而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採

風者旌勸蓋闕焉。以子翾所言。王君之行。庶幾哉。希迹曩哲矣。子翾又言。君沈敏有幹略。眞率不自矜飾。而臨事毅然。雖患難猝至。意氣自若。嘗脫人於阨。而自蹈危機。卒以俱濟。因公正發憤。忤彊禦而折其衝。拯救寡弱。唯力所任。恂恂鄉曲中。存問殆無虛日。漢人好稱長者。君其似之。若效能當世。必將以厚重彊力自見。惜其將老也。已予惟盛世之才。非一途可盡。中林中達。蔚然雲興。公侯以爲上選。如王君者。孝友修於家庭。而任卹行乎鄉鄙。好賢厲緇衣之節。蒙難履介石之貞。雖名位未升。而本末有具。豈非沐皇風而植根。陶大冶而成器者哉。乃知薪樵之外。域樸猶多。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虛言也。君年一甲子。三月十有七日。實其所生。津人士欲壽之以言。而子翾爲之請。予素不識王君。覽別墅記。慨然想見其人。卽次其所聞者以爲之序。

王于宣壽序 代范太常

王君于宣者。念庵舍人之族也。予與舍人爲姻。故稔知君之爲人也。君世家新城。爲著姓。當明之季。有某公者。俠而雄於貲。名震三輔。客往往千里歸之。則君之大父也。君少而孤。與兩兄奉養寡母。家既以兵毀。則棄儒行賈。歲時來歸。解橐母太君前。顧兩兄取辦家事。未嘗以一錢私妻子也。其與人交。不輕爲然諾。苟意氣相許。卽千金不難立擲。雖患難有所不避也。客游天津。與其賢豪長者相結。而有無緩急。嘗與窮交共。每歲之除。燒燈置酒。呼故人酌以巨觥。問所苦。開囊篋出餘貲。恣其取攜。立盡。意洒如也。津人愛而重之。因徙家焉。爲兩兄治生業。故鄉縷覩無不具。共燠分甘。無異太君在時。子其子。女其女。衣食而婚

之。蓋始終如一日也。又與宗人約。有貧不克婚。沒無以葬者。以告。告者歲率以十數。君不以爲頻也。方君家中落時。有乘其急而抑直以取其產者。至是貧不能有。而求歸之君。厚爲償而不與校。至生平所嘗受施。若一飯以上。必報以十倍。雖無厭之請。亦必有以塞其意。而曩時故舊。及其子弟。苟可與共事。無不引而致之。即不可。猶時時振其困乏。不恝置也。嘗出親黨之沒於旗者二。絓於戍者一。遇其人無德色。若以爲分固然也。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而尤蹈之者何事。食其施者何人。如君之篤行。與書所傳古人事。其亦有負焉否也。然君嘗以未得卒業於書爲恨。有子早慧而厲之學。爲塾於津南之別業。裒親若友之才子弟。饔飧而切磨之。念庵之仲子。壻於予者與焉。每言君之子。愿而有文。終能成乃公志也。念庵於君爲叔父行。遠宦於滇。而以子屬君。君故爲之謀其家而就其業也。即滇之行。踔萬里。迫王程。而服裝與馬。猝辦於旬日之間。沛然就道者。皆君之力也。念庵之舊在輦下者。聞其事而高其義。爭欲識君。君故自匿不肯見。雖於予亦然。然予已想見其爲人也。君之齒方強仕。有官階。倘肯出而爲世用。必以功名顯。行相見於殿陛。即不然。其子一旦取科第。陟清華。君將以貤封周旋公卿間。吾恐韜光之志不果也。歲在甲午。三月望後二日。爲君覽揆之辰。三津之愛君而欲壽之者。介予壻而問言於予。予既稔知君。而又以未獲一見爲憾。因次所聞以達於君。既以厭津人之意。又使君知予之知之也。若君之篤行。足以自壽。則不待予言以爲頌禱也。

關君五十壽序 代同年吳開宗作

昔鄭莊以任俠自喜。每休沐。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之間。迹其行事。大類朱家。而太史公不列之游俠。獨與汲長孺同傳。何也。豈以其爲大吏哉。傳言莊慕長者。如恐不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又廉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好推穀天下士。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夫內行脩潔。而慕義誠篤。有士君子風。所異於閭巷之俠者以此。予同鄉關君。素以俠聞。居京師上自王公。下及褐素。無不請謝存問。尤厚於枌榆。蓋君自童少時。離鄉井。多歷崎嶇。嘗戹矣。卒自脫。今治第長安中。鐘鼎會賓客。身及子俱有官階。充然豐且樂。顧念所生。緜緜嶺海間。一水一邱。咸存諸慨想。而況族黨親故之謦欬其側乎。宜君之厚於鄉人。宜鄉人之愛君而誦義無窮也。然所言人人殊。或謂君沈敏多智數。能決策集務。故人多委仗焉。或謂君設然諾取與。名砥行質。以此取信當世。或謂君好施與。無德色。急人如不及。所謂士窮窘而得委命賢豪間者也。予聞而未有以定之。及與荔江同舉進士。乃因以識君。荔江、君之羣從也。榜下相訪敍世次。握手泫然。已而若平生歡。予因感其事。知君之厚於本根。非世之慕聲華爲豪舉者比。而益歎人之稱君者。未足以盡君也。京洛廣大。無所不容。奔走形勢。宗彊比周之徒。固不足道。卽人所稱賢者。飾冠劍。汎舍宇。會食選伎。彈箏酒歌。爭趨之如騖。或緩急餽遺。僅若簞豆。而沾沾德色。不可嚮邇。而諸君子或肯降心以從。嘻。此曩者游俠所羞。況敢望汝南足趼哉。予觀關君。抑然有以自下。傾身接士大夫。歡與人言。若恐傷之。慕長者如恐不見。蓋庶幾鄭君之風。龍門之所稱許也。月某日。君年登五十。吾鄉之在輦下者。羣謀壽君。而介荔江問序於予。予卽以平日所得於君者，

質言以應。自愧不文。然竊有慨乎其中。欲附於太史公傳游俠之義也云爾。

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冀耐庵以雍正乙巳十月廿有五日。年登六十。同官諸大夫。爲之移供帳。選殽載酒。稱觥以祝。南北名雋。皆與在席。觴酌流行。竹肉競作。主賓歡愜。樂一闋。有援觶而起者曰。昔人介觴。必有嘏辭。吾輩其可以已。然耐庵名德。徵實已奢。無煩頌祝爲也。諸君子各以所見爲言可乎。或曰。耐庵硜硜。言不逆心。行不違己。樞機之發。自我非世。世人尚同。隨時桔槔。耐庵笑之。曷爲其勞。此古之遺直也。或曰。凡今之人。各適其適。一軀之餘。妻子而已。孰如冀公。身之不恤。汲汲孜孜。心人之腹。急難釋紛。雖或負之。泊然忘之。匪忘其人。實忘其我。忘我者仁。或曰。萬物芸芸。皆出於機。巧伺捷鬬。無往無之。喜怒嘲笑。有爲而爲。坦坦耐庵。行無所事。人售其欺。彼自欺耳。我虞度之。欺則在我。是用方行。無所疑阻。同覆共載。獨君俯仰。寬然有餘。是曰忘機。忘機者古之眞人。於是各引一觴。置耐庵之前。合辭言曰。旨哉之言。直生之德。仁、壽之物也。忘機而入於眞。庶幾與天爲徒乎。耐庵謝不敢。座有張生者。方外士也。常醉而少醒。酒中言人事。輒奇中。踪迹超忽。靡常。人目爲狂生。於是攫三觴而釂之曰。至眞無名。可名乃非眞也。以爲公直。我烏知其不以爲訐也。以爲公仁。我烏知其不以爲愚也。以爲公忘機。我烏知其不以爲黠黶也。且其接物也似簡。其遇事也似疎。其言也似訥。其於人無競也似怯。其以官爲寄。以利爲戲也似不恭。是常與我游乎方之外。而名其德於方之內。不亦過乎。山林歟。廊廟歟。使我熙熙而樂歟。揄袂長歌而去。追之莫及。諸大夫乃促席合坐。

洗盞更酌。同年生文安陳儀進曰。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詩。耐庵之賢。固非世所恆有。乃其夫人魏。亦異人也。博極墳籍。詩追二謝。畫入逸品。嘗與耐庵窮天地之始。返性命之情。持論每不相下。是月朔三日。年亦六十。今之稱雙壽者。獨以年齊。牽連及之。今乃各據其勝。詩不可與常格等。諸君皆曰善。於是擘箋分韻。得古律如干首。儀不能屬和。爰綴次坐中語而爲之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昔孔子嘗言。德以中庸爲至。而歎民之鮮能。識者於此。可以徵世變矣。蓋忠孝節義。民之恆性。持而循之。如日用飲食。初無非常絕特之事。不幸而際其窮。然後激烈奮發。以求自遂。而驚世駭俗之行出焉。此如水石相激。霆擊雷怒。漩洶懸瀑。觀者以爲奇絕。而豈水之得已哉。衰周之季。民生狹隘。忠孝節義之人。出乎其間。所以自遂其性者。亦猶江流抵於澨澭。奮其力與石爭。遂成天下之奇觀。而不知其出於不幸也。此聖人之所深悲。而不欲以之爲教也。後之論人者。不察此義。好言奇節。庸則已焉。嗚乎。必欲驅天下忠孝節義之行。盡出於奇。是必欲其盡出於不幸也。是誠何心。至於閨閣之賢。以順爲正。無非無儀。詩人著之。或不幸而以節顯。又不幸而以烈顯。朝廷旌其門。志乘傳其事。用以慰荼苦之心。而示其厲俗之意云爾。非謂安常履順。中無賢者也。而論者概置勿道。何哉。雞鳴之詩。弋鴈飲酒。雜佩贈賓。不過士女相與警戒之言。日用飲食之事耳。而風人歌之。聖人著之於經。以教來世。予嘗誦其辭。繹其義。悠然想見乎其人。雝雝肅肅。穆穆棣棣。關雎芣苢之風。猶有存焉。故論女德者。宜以此爲則。苟當吾世而有其人。必爲聖人

所許無疑也。乃今於劉太君而庶幾遇之。太君生於令胄。嬪於清門。相夫而成其名。教子而世其業。年躋上壽。神明不衰。可謂安常履順。無生人之不幸矣。是故奇偉之行不顯。卓絕之名不稱焉。然予與賢子鼎一游。聞太君生平頗悉。而歎其不可及也。方予客天津時。鼎一嘗延飲其家。閫閾之內。不聞人聲。小大之倫。以敕以穆。坐未終日。鼎一十餘起。入外視太君食飲。予以爲有茅容之風。心重之。與之言。或及其家事。及詢諸交游。言太君者人人同。乃知太翁少時。以任俠稱三輔。長安公卿。及燕趙豪傑之士。皆相引重爲。然諸門外輿馬常滿。樽罍簋匕無虛日。太君手治具。膳而潔。不給則繼以簪珥。欣欣然無倦色。昔人雜佩之雅。信而有徵矣。以故賓客日盛。名藉甚。遂用當事薦。以布衣爲某郡守戎。既而不樂戎行。辭官歸里。折節爲儒。每篝燈夜讀。太君以女紅佐之。扎扎機杼。與洛誦之聲相間。雞鳴戒旦。何以加焉。於是復用文學游上舍士林推爲名宿。至今稱之。然則鼎一能讀父書。而致客不減當日。其有由然矣。今夫士之砥行立名者。苟得賢內助。令聞洽於鄉國。徽音隱於閨中。其亦極人倫之善。而增伉儷之重矣。何居乎必以奇著哉。方今治化休洽。風俗醇美。上有關雎麟趾之祥。下有芣苢鵲巢之應。所謂忠孝節義之事。出於和平樂易之中。其不幸而有激者。蓋亦寡矣。故予於太君之行。每欲傳諸咏歌。以庶幾風人之指。爲當世勸。而津門親故。有以書來者曰。十月某日。太君八旬初度也。請一言爲壽。予故樂而述之。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昔余侍先子側。聞儼侯方翁話黃山雲海之奇。其始如縷如纊。逢逢出諸峯間者雲而已。微風蕩之。秋水

乎遠、彌望渺然、已而雲勢益積、天風乍作、怒浪潰湧、洶洶欲崩山、羣峯漸小、若青螺點點、浮沈渾茫中、萬壑在下、松濤震響、如錢塘潮、遙瞻天都蓮花兩峯、屹立海天之外、傳所謂蓬萊方壺、不知其有無、於茲睹其髣髴、語未畢、予已徜徉形遺、置身十洲三島中矣、然時方童少、未知黃山爲何處、翁爲何人也、先子多世外交、竊視翁神骨超然、意其爲列仙之儒乎、稍長、奉先子命、詣翁起居、與二子某某遊、拜母吳太夫人於堂上、舉止辭致、具有林泉之韵、予灑然異之、歸而質諸先子、先子笑曰、若知世有異人耶、則翁夫婦是已、翁有過人之才、而不靳自試、有高世之節、而不欲自名、吾嘗以之仿陶靖節、夫人則其萊婦也、翁生於歙而僑於茲、實維密之先生裔、若所聞黃山雲海之奇、其趨操可睹矣、余聞而謹志之、已而客遊四方、繫官京洛、更事稍多、見聞略備、乃知世局物態、變化反覆、何地非黃山、無時無雲海也、彼其變之初生、是雲而已矣、乘風力之蕩激、刻頃而成溟渤、一時沒滅如羣峰者、不可勝數、唯有志之士、立身萬仞之上、下視驚濤洶湧、不過浮雲變幻、漠然無所動於中、當翁之時、一切風標之士、自甘爲小青螺、浮沈雲海、而翁歸然獨存、太夫人與之偕隱、以成其志、吾將以翁夫婦爲天都爲蓮花、又烏知黃山雲海、非翁之寓言也耶、翁乘化久矣、太夫人年登九十、神明愈王、二子皆克其家、有孫四人、長者以文章名江表、長至某日爲太夫人初度、枌榆姻睦、將舉登堂之觴、以予之爲世講也、而屬爲之序、夫婦德不踰閫、家人之常、不足爲太夫人頌、卽所聞於先子者、栗里柴桑、比德偕隱、已可以想其高致矣、更以蓮花之峰、爲蓬壺之境、人耶仙耶、何必索之方之外也、

茹母譚安人壽序

予少時侍長老側。聞吾邑之賢。徙居異地者。有樊茂宰墨君、譚太守愼伯二公。並委心任物。不悋情去留。所謂與道偕逝者也。樊年八十時。自桐柏跨一驢出門。放轡北行。且憩且游。來閬令威城郭。留數日忽不見。家人尋至。言失公月餘矣。予時幸接風標。翛然作黃綺想。獨恨未見譚先生也。壬午館津門。於張勉齋席上。見一韋布客。談諧自得。旁若無人。訪其姓名。曰茹允吉。心竊異之。酒半就予而問焉。君縣有譚家郭乎。某某無恙否。因話勝蹟故家。若親履而久住者。曰譚予之自出也。外大父爲愼伯先生。老母常憶故鄉。一一爲我言。故爾相悉。自是便與周旋。頓結披襟之契。蓋夙慕譚先生而未見。見允吉遂若舊識云。允吉清素眞率。雖傳客程鄭諸公之間。多狎而氣加之。小有委蛇。曰子齠知我。吾有老母也。然當其不自得。往往嘻笑慨慷。發狂大叫。以此迕俗少合。予益以此重之。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子聞道於君子矣。允吉曰。亦猶行吾母之志也云爾。吾母少時。家門方華盛。而夷然不以屑意。惟以琴書自娛。既以未亡人持門戶。撫諸孤。伶仃(茶苦)。亦未嘗屑意也。今老矣。居半廈。啜菽飲水。湛然安之。唯誡不肖曰。無以物累形。物多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以形累心。形充而心不存者有之矣。吾父昔典大郡。泊然無與。終日劇棊而部下治。脫富貴如敝屣也。貧何有於我。而汝乎役役。役役而富。富於我何有哉。予聞之。瞿然以思。俛而慚。仰而歎曰。典型斯在。予其可以自失。於是展登堂之拜。安人親慰勞之。其言溫以文。其貌肅以安。其神明閒而無事。恍然山間林下。遇異人覿隱君子也。退而喟曰。仙乎仙乎。譚先生其未亡乎。自是與允吉相砥

於退恥之節。動止必偕。愛憎者亦並目之。已而歲饑。三津多流殍。守土者義喻諸程鄭。出資以賑飼之。而思得廉察不倦之士董其事。學博某推允吉爲之。井竈廬舍之區處條理。井井繩繩。男女有強弱不競。日食三萬人。無不屬厭以去。而出入經費。毫毛無所挫於是守土諸大夫賢允吉。謀諸程鄭。爲之僦屋居老母。而月給其廩餼焉。家遂小康。於是允吉召諸弟。有非安人出者。聚食而課之讀。友朋之客茲土者。舍而飲食之。朝饔夕飧。一一皆安人手視。允吉室有萊婦。能順適安人意。安人日披書。課孫及女孫。暇則理琴一二闋。或爲小詩一章。詞旨清妙。如王輞川之作。情與道會。是以行年八十。而有嬰孺之色。孫壽官。年幾歲。女孫某。年幾歲。並天慧。腹爲經笥。口洛誦如瓶瀉水。安人顧而一笑。世常說桃花源中童叟。並怡然自得。以爲不須更求神仙。然則安人家塵中桃花源也。予自前年去津。去年官京師。不造其門而升其堂者三載矣。恍惚如武陵漁。迷失雲壑。今津門親知鄭仲樞。以書來屬爲文。稱安人八袠之觥。於十一月十有六日設帨之辰。躋堂而祝。予既不獲辭。又不宜爲世人誦禱之卮言。卽以生平所得於安人母子之間者。書以貽之。是亦漁人不能再至仙源。徒向外間人稱說如此耳。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代黃銀臺崑圃

予與子翽同年爲總角交。頗悉其家事。厥先有贈冏卿者。刺平度州。舉家殉城。賜恤與廕。及崇明公。以破海寇功。贈常伯。卹廕之外。特授世爵。階三品。乃知陳氏忠義世篤。不獨以司農門胄貴也。其尤奇者。獻廷公奮布衣之節。雪戴天之恥。乞師本朝。爲王前驅。位躋冠軍。參掌禁旅。豈非烈丈夫之雄哉。前丙子畿輔

被兵陳氏婦女懷貞抱石沒於河者二十二人子翽之曾大母大母皆與焉乃又知陳氏忠節義烈不獨男子爲然家室之壺蹈芳履潔其所由來遠矣張太孺人者獻廷公之子婦而子翽之從伯母也今年十月十有三日壽登八十潘南垞太史爲之乞言而疏其行於引予覽而奇之昔練夫人釋將士之當戮者卒以全其城鄉人尸之俎豆而史氏編之汗簡今孺人縱偷兒而獲其報二十年之後事固有小大耳其智意豈出練氏下哉石衞尉知奴輩利吾財而不能散之以自免世之擁長物挾重寶不憚以身殉者比比皆是矣孺人師典逆之智齋所有致之質庫藏舟於壑不若是固也積錢門中活覆壓之人以數十百計而里中少年至爲之守閽仁人之利溥矣懷清臺徒自衞耳何足比數哉攜黃氏孀姑共處十年卒立厥孤而定厥家明嫌微遠勃谿果於棄以爲守丈夫猶難之夫審幾者識也敏斷者才也沈氣者量也幾不審則蔽於小斷不敏則敗於需氣不沈則憤於溢孺人有千金之產一燬無孑遺而意氣閑遠無介於懷視失得去來如雲浮屣脫夫其量暇故識遠識遠故才裕使爲男子效功當世則常伯之辨賊冠軍之首義豈所難哉既爲婦人而遭時遘會出奇立名如練夫人輩固其度內也而不幸事不出於家人名不越乎鄉曲徒以老壽爲閨閣師然則人生之遇不遇固不獨士君子而已也然以南垞之言輩下諸大夫及詞人之在京師者皆歌詠揚厲足以發未耀之光雖予之訥於辭猶以子翽故不能已於撰述以附穆如之美則孺人之於世其亦斐然弗可誣也已有子四人存者叔季能養母志而交撫兄孤稱敦睦焉孫素有儁才能詩髫年補博士弟子陳氏自子翽外登賢書者五人丙子己卯雋者少司農之孫也崇明之

孫以戊子癸巳雋。冏卿之曾孫。以甲午雋。忠節義烈之門。天必啟之。冠軍之後。素其早達者也。孺人聿觀其成而食其祿。受褒顯於聖朝。含飴之樂。豈有艾哉。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黃母吳太夫人。膺殊錫。憲皇御筆所題爲德門壽母者也。越十有三載。今上乾隆二年。齡登九十。視聽從心。動履未嘗扶杖。顏貌如六十許人。見者莫不聳然嗟異。以爲德壽之隆。符於帝謂也。如此。五月四日。實維設帨之辰。中朝卿大夫。外洎方鎮。僉謀爲躋堂之祝。凡與太夫人子若孫同榜第者。合十有五科之士。各爲詩文。以申其頌禱之意。名句鴻篇。積成卷軸。彬彬乎無美不彰矣。然吾於此。獨竊有感也。夫人之心。而未始有獨立也。則與物爲緣。與物爲緣。則緣物爲體。物不可必。故境變於外。而心搖於內。順逆交乎昕夕。憂樂殊於俄頃。而況鼎鼎百年之內。炎寂相乘。數搖迭變。則我心之爲我。有也幾希矣。以予觀太夫人。九十年中。物凡幾變。而境凡幾遷。所歷炎寂之味何如也。自長君崑圃先生。辛未通籍後。由禁林歷卿貳。陟臺閣。掌銓衡。開府越疆。聲迹物望。卓然第一。而諸弟亦蟬附鵲起。先後掇高科。官通要。出者爲藩伯。爲良二千石。留者爲侍御史。其季猶以名孝廉。弼教大邑。一門貴盛。時莫與京。縉紳談者。嘖嘖以爲勝事。已而謗興。意苡。運落風波。崑圃先生賜罷。賢昆季皆相次去官。蕩析離居。煙火裁通。翟公之門。遂可以羅雀。予時以通家猶子。登堂問訊起居。而太夫人意緒泊然。與平素無間。不知菽水之異於甘肥也。不知綈縕之異於文繡也。不知衡茅之異於華屋也。今士大夫身都通顯。意氣偉然。一旦失時落節。則形神爲之銷

萎抑鬱侘傺。蹙蹙若無以爲生。其生平之所以居心可知矣。心不自得。而以物緣心。非營營於富貴。卽戚戚於貧賤。俯仰之間。念念遷謝。所謂眞宰者。果安在哉。太夫人生閨閣之中。席尊養之盛。逢意外之故。居非康之境。而泊然若素。則夫人世境緣。一切富貴貧賤炎寂順逆之感。不入乎泰定之宇也久矣。今天子嗣大位。加意先朝舊臣。次第擢用。起崑圃先生於家。俾提刑山左。難弟玉圃侍御。亦奉命觀察中州。而諸孫以是科成進士者三人。丁巳加科。復一人獲雋。門業熾昌。駸駸乎復當年之盛。而太夫人適登九袠。中外戚懿。共相慶慰。以爲德門再盛。天人之理宜然。而壽母遐齡。親觀其復。此則羣情之願望而不能必得者。幸而得之。其暢愜何如哉。然而太夫人視之。泊然如故。夫樂之所不能加者。憂之所不能入也。憂樂不能入。故其神全。所謂緣虛以葆眞。視千百年猶旦暮耳。其於耄期也何有。予之所得於太夫人者如此。若夫女德之美。母教之彰。所以型於家而化於國者。諸公之述備矣。予其可以無言。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 代湯少宰

禮內則詳言婦職。織紝脩澣。纖悉畢具。而於母教子之義。蓋闕焉。詩國風所列。采蘋采蘩。雄雉雞鳴。歌咏彬彬矣。夫家有采蘩之內子。而後朝有素絲之大夫。閨人競雜佩之風。而後君子祛忮求之累。翊德裨化。豈其微歟。然亦第言相夫。不言教子。何也。嘗論家庭之教。父嚴而母親。嚴則耳目多所不及。固不若慈母之前。言笑飲食。皆得以施其教也。故天下人才之成。成於父教者什七。成於母教者什九。史傳紀載。羊母教子仁恕。蘇母教子禮遜。陶母剪髮。歐母畫荻。莫不炳丹青。流奕世。而詩人三百一十篇中。無一言及此

義豈曩者義方之訓不行於懷袖間哉國語載敬姜所以戒子見稱於仲尼古之賢母率多此類而禮經詩不著非遺之也以是爲固然耳善教者身爲師未有己不能而能教人者聖人之意獨患人不能爲賢婦不患其不能爲賢母苟所以事大家相夫子具如禮與詩人之教而不以之教其子者未之或有故不言賢其子而賢可知也然則教子而賢其所以事大家相夫子者具如禮與詩人之教不言而亦可知也安人之子其季岐年予壻也長君英卓耀采揚聲如得震翼雲漢足增四門之穆穆秀而不實士論惜之別駕淸素民譽所歸退而養志白華之情篤矣岐年早登賢書藝林爭相引重擢乙未進士第需次選人方將龍躍天門垂光虹霓究難兄所未施慰賢母之慈望論者推本而言皆以子之才成於母之教方安人於陶母及崇國夫人足以流芳史册補禮與詩人之所未及而余忝以婚姻詳其家事竊以爲安人之奉姑嫜卽內則之婉娩也安人之供蘋蘩卽季女之僮祁也安人之相夫子卽雞鳴之靜好也善教者身爲師固未有己不能而能教人者觀三子之賢則知安人淑愼其身於詩禮之教蓋已久矣歲某月某日安人年登八袠士大夫與岐年遊者咸壽安人以予之親而習也徵言以介前安人七袠時祝嘏之辭予實爲之歲月易得俛仰十年予髮漸白已成老翁而安人神明不衰顏貌怡然期頤之徵無煩頌禱矣聞日課家人作絮襦儲以給寒者而衢市流離之人冬以温夏以涼而飲且食之所活至不可算好行其德如此行將坐視其子之貴累受國封爲世之爲人母者勸爭各教其子以成天下之材所裨於邦家豈淺鮮哉

陳學士文集卷七

書一

答徐撫軍書

太史公序游俠曰緩急人所時有也又曰士窮窘而得委命豈非所謂賢豪間者耶弟嘗讀其書而反覆太息以爲外物不可必不必患難顚沛之旣來然後謂之緩急也尋常尺寸之間稍不及水則暴鱗裂髻之難至矣往者水利寮屬慶君昌以俸抵官屋所不及額纔數十緡耳求部司爲註完而本旗查參竟以欺罔抵罪使慶君當日有故人援手如老先生之高義者何以至此雖至今翱翔郎署可也弟去冬之事所缺浮於慶君而季限已逾該曹以前事爲鑒敦迫不遺餘力時鎖印將屆展轉無期若非隆施大沛適赴所求則姓名已罣勑章爲慶君之續矣以此思感感何如也以此頌義義何如也然此義得之於游俠之士非難而得之於寡交遊嚴取舍之君子爲最難老先生介然獨行身無長物無所待於物物亦莫敢干焉獨於弟之緩急憫然疚心至於輟日月之需損室家之費以赴所求而濟其暴鱗裂髻之難是豈僅哀其窮乏而至此乎必於其人獨有取爾也於是感激之餘竊以自負念昔少壯時頗以功業許身而識寡才疎訖無所就固讒忌之沮其成亦誠信之未孚不能昭融於盛世也若如老先生之嶷然而不可淄卓然而不可撼志格九重名顯朝野孰能閼抑之哉故每自愧其弗如而因自疑其不爲大君子所採錄

矣。乃手書賜答。辭意肫然。分少絕甘。情如骨肉。論心話舊。歡若平生。遂令荒祠涼月。怳接舊遊。衰柳殘隄。續其前夢。而且鴻文雅什。駢錫朋來。紛珠玉之盈懷。爛雪霞之滿目。開緘展卷。喜動鬚眉。然後知朽鈍放廢之散材。尚不爲大賢所棄。如此。此管子所爲三嘆於鮑叔。東坡所爲寫心於文潞也。來詩字字性眞。制義言言理要。而芒寒色正。令人不敢狎視。謹置硯北。朝夕諷咏。如親謦欬。自顧平日述作。但覺客氣未除。矜心未化。瞠乎其後矣。然年雖老而志未衰。亦欲簡錄成編。受斲削於風斤之下。苦乏書人繕寫未就。今以熊滌齋太史南歸之便。先寄一言。以紓感謝。稍竣抄就。再正大方。滌齋者。名本弟三十年前素交也。時授讀津門。春闈累蹶。支離漫浪。人咸目以爲狂生。滌翁喬寓相鄰。披襟成契。揚聲振采。唯恐弗及。洎乙未濫廁禁林。常爲導夫前路。蓋嗜才愛士。其天性固然。而賞我於屢剋之餘。實懷九方之感。其子學鵬侍御。鄉會皆與兒輩同登。兩世締交。久而彌篤。昨來自江寧一樽道故。說中丞公不去口。以爲潛庵先生後一人而已。弟亦縷述高誼。聞之慷慨咨嗟。不能已。因言曾於徐鳳陽座上。一挹風標。今之歸也。猶欲一見以爲快。滌翁非以猪肝累人者。樂賢慕義。一抒其望洋登岱之志耳。老先生加意寓賢。欣然延接。於禮未爲過。而光風所被。俾其容與安處。坐嘯於秦淮煙月之間。不爲俗物擾。即弟之所藉手以酬知己者也。承索騶虞怪文稿。一時檢覓不得。有騶螻蛄文一首。夕致禱而朝已絕。謹錄去。即候新祉。不宣。

與趙撫軍書

張倅嘉誠。齎奉一緘。諒垂清照矣。十月二十三日。恭承恩命。觀察畿東營田。任重才輕。深切惶懼。安得傅

之羽翰。飛來左右。面領提示。俾有所遵守。獲免隕越也。伏審老先生長兄。德師羣寮。化洽多士。洗蠻煙於霽月。拂瘴雨以光風。傾耳之餘。誠欽誠愜。夫隆治之規。護人心如元氣。培俗之本。育善類若阿陵。雖計日無赫赫之功。而百年垂亹亹之迹。雅稱樂只。基我邦家。每一諷詠。輒令人流連三復而不忍釋。弟褊心陋識。希難能之功。持取快(快)之論。由今思之。皆足悔尤。乃益念吾兄之蘊藉宏遠也。然有時義激於中。怦怦諒直。一往而發。或頗爲君子所取。聞之採錯薪者。必愛翹楚。今有孝於家。廉於里。優於庠序。其爲翹楚也何如。而或加之摧折。恣其翦刈。行路者傷之矣。矧君子之譽髦斯士也。若大陵之育微草。拯拔而轉移之。一舉手之間耳。若弦誦方興。而寧越任遭鞭撻。芹藻鬱旅之色。得毋黯然也耶。適於紫陽座上。偶有所聞。兼承惋惜。敢以爲作人之君子獻。附候台履。憑穎馳切。

上朱相國書

永定河去秋作二股分流。一自王慶坨之西南流而東折。一循吳瑤所修隄根。北流而東折。水勢旁分。則正流力緩。此長淘河之所以淤也。今長淘河開通。水勢暢然東注。誠爲可喜。但恐所分二股。尚未閘閟。其王慶坨一股。無關緊要。惟沿隄一股。不無隱憂。蓋修築之時。凡應建閘洞之處。皆缺之以待。雍正五年淀水大漲。某飭工員。各於缺口之外築護壩以防內灌。五月間。王令筆帖式薩爾夸傳諭云。三角淀隄。閘洞尙未建成。若遇北水大。則掘隄放之淀內。若遇永定河水到。則堅塞決口。勿令灌入隄內。此事交與陳翰林。時刻留心。已而北運河決。水勢大至。卽開掘護壩注之淀中。王之言若有先見。今決口數處。兩經北水

衝刷。皆寬八九丈五六丈不等。倘永定河汛水大至。則沿隄一股。自缺口溢出。誠恐害及田廬。所關匪細。某愚以爲應行文天津道轉飭武清縣。將所有決口之處。各築護埝。高不過五六尺。寬不過一丈。即可保其萬全。況委該縣修隄錢已發。而詳請寬至秋後。今令築埝。以防漫溢。其又奚辭。且士民李奇鈐等。尙欲代毛鳳劻賠修隄工。而築埝乃自護田廬之事。應亦民情之所樂從也。管見所及。伏惟大人裁示遵行。

上朱相國書

身在田間。神依函丈。四月初。刑曹常鼐來言。尊候未平。懸結形之夢寐。昨敝世兄劉名自潔者過玉。聞之朱少卿云。大人已全愈矣。不勝喜躍。神氣爲之俱王也。豐玉營田。自奉俞旨。卽並力率作。馬令廉勤。士民素畏其淸。奉行恐後。故新田二百餘頃。早已種蒔。現在菁蔥彌望。甚覺可人。而開築修建。一切工程。皆孫局長起棻。指畫監督。無間暑雨。蓋渠以從事水利。受知頗深。而未殫厥長。每懷耿耿。今瓜期將及。故欲借此。附垂不朽耳。園圩宏峻。望若堅城。渠道深通。長如巨港。石閘築底已完。惟欠安砌。亦月盡可畢也。此工一成。似堪經久。明歲展拓二三百頃。不憂灌溉之不足矣。豐潤工非甚鉅。而周令頗見奮發。兩園俱成。園內百頃新田。畊蒔甚早。良苗與與。長已數寸。舊田十圍。亦無不蒔之速而長之齊者。蓋此地得雨尤先。土膏潤發。故民情踴躍。不費深催。而天澤頻施。每旬日輒雨。雨足輒晴。似亦有默助焉。數日前。隴內螻蛄蕃生。稻根間爲所齧。晚潔心致禱。爲文以告田祖方社之神。翼日忽已絕踪。或賢王之靈。陰相於冥漠。知大人垂注田工。故縷覩奉聞。以慰雅念。時序向熱。伏惟起居自愛。臨啓曷勝瞻依之至。

上朱相國書

頃具一緘付原肥鄉令陳紹芳齎上諒塵台鑒矣買米之事既霸州奏請晚本不欲復瀆但承辦之人奉行多不盡力不得不略爲條奏而其間情委奏摺所不敢盡者敬爲大人縷陳之向來州縣買米鋪墊雜費並不報銷而交納通倉亦有使費遂以賠累畏阻故領帑之時求免求少無有肯踊躍從事者豐潤去秋大收而該縣所領米價不過千金卽王副使初撥豐邑亦祇五六千金而止晚再三開諭其任事之人始益以三千之數然王蘭莊現產之米兩廠所收未及十分之二地戶皆大失望甚非所以推廣皇仁鼓舞勸相之意也晚咨商制府凡州縣買米雜費准令開銷又面與倉場塞公極言交米勒索使費之弊亦嚴察禁絕此後買米之官可無賠累之患矣而有司習氣諉事圖安尙以買米爲分外之累今請以營田頃畝之數爲領帑多寡之分則渠輩無辭推卸而民沾實惠矣至副使夥計不知買米之舉原爲鼓舞營田往往設廠之地非產米之鄉甚有營田寥落之州縣而年年占買其實所買多運販之米非盡營田地戶之米也如豐邑米廠舊設豐台販戶素專其利去秋晚始令其改設王蘭莊地戶乃獲售焉今亦令照定田畝數目分撥銀兩採買夥計雖弗便而種稻之民則甚便也至收成豐歉兩觀察使目睹深知應令咨會參酌並可杜採買人員捏豐爲歉希圖諉卸之弊此等情節奏摺內未敢盡言恐涉訐奏然大人前則不敢不盡耳晚素非喜事干進之人獨念聖主賢王之良法美意奉行者不能實心實力推暨及民竊所深痛故不得已而言大人必能鑒諒也再營田收用效員罪廢者格於部議已令其散去尙有候選者

數員奔走勞勤已逾半載工程農事亦已悉諳若一併遣去而另請部發人員不惟現在者無以償其辛勤亦恐發來者未必熟於農事欲仍照原議咨部註册則銓曹以刻爲能倘劾以違旨之事何以堪之祈大人主持誨示遵行臨啓曷勝瞻切

上朱相國書

頃於邸報中見大人論墾荒一事讀之如趙營平條析羌中事宜又如東坡代滕甫論西夏書字字忠懇非老臣憂國愛君不能有此卽此一事所以培元氣而固邦本者深且遠矣聖心契叶有如響答蒼生何幸而際斯盛也年來吏治不思爲民而日圖所以奉上故按其名迹則卓然考其實效則蔑如殆不止墾荒之一端而今而後其亦可以稍變矣乎卽如水利營田正令長分內職業也而視爲分外惟玉田嚴令督課勤誠肫然思所以善其後其餘皆文書塞責耳自今春收有效力之員挨縣委查凡溝渠之壅淤圍埂之坍殘秧苗之缺少稂穉之參雜者咸前期呈報嚴飭地方官濬修增補舊有營田方無虧於原額矣及秋伏汛漲時又令其分占各圍督率圍長溝頭巡查防護每五日一報以故雨水雖猛而王蘭莊新舊十二圍一無疎虞遂獲豐稔若徒付之地方官之手則彼方以刑名錢穀爲己事其孰肯僕僕圍隄觸熱冒暑爲觀察使作農長乎憶初設此官時大人議稿第一條卽收用效員誠爲深慮遠見至此而益知其不可易也今以銓部參劾霸州廢員數人已負勞而散矣尙有候選數員皆神沮色喪如幕上燕晚亦無言以對之昨蒙台諭一二年後著有勞績再行咨部然至期能必部之不駁乎一駁而散則積勞既久發

付更難。若敍其勞績。徑題請敍。則銓部又以未經注册。遽請議敍具劾矣。如此掣肘。搖手動足。輒犯禁忌。誠不知如何而後可也。或將前經部議覆准之案。竟置不論。而另行奏請揀發乎。抑將現存數員。奏明留用乎。或咨請部示以爲進止也。伏念晚本大人屬吏。今所承辦之事。仍是大人經營慘澹之工。賢王在天。實式憑焉。想大人必不忍恝然於懷也。仰求審示遵行。謹將閣議霸州原奏併戶部覆議晚奏二稿錄呈。茲因遣力齎奉大行皇帝硃批。備敍當年特賜緣由。繕摺恭繳。具稿呈覽。卽候鈞安。臨穎瞻切。

上鄂相國請開銷積水書

去秋之水。山漲谷涌。百川羨溢。潰隄冒岸者。不可勝數。不止永定一河而已也。卽以近京保河二郡言之。高陽河決。雄縣任邱水。子牙河決。河間大城文安水。高阜平原。雖已涸出。而低鄉所積。尙深五六尺不等。緜亙一二百里。茫茫皆巨浸也。此等地方。今歲不惟無麥。亦且無禾。目下人民。唯仰賑爲命。皇仁有加無已。賑限又展一月。此從前未有之曠典也。然寧能賑之終歲乎。又能賑之來歲乎。賑施一停。則溝隍立卽。雍正三年情形。與此正等。賢王初興水利。晚曾白高安相公。以爲朝廷賑施百端。不若民間收穫一稔。今積潦在田。布種無地。若坐待消涸。三年乃盡。民其餘幾。莫如啓請朱邸。飭令各處工員。開掘隄堰。放水歸河。水既淺涸。則瀕水居民。就水秧稻。可望有秋。明年水愈減。則稻愈多矣。高安從之。是秋。文大保定。間種稻各數十百頃。俱大熟。次年。秧稻益廣。文安一邑。至二千餘頃。大城任邱。亦各二三百頃。民間豐稔。不知水之爲病也。四年五月。賢王查歷淀河。命晚作令。諭行四局河道。凡今春開隄放水之處。俱就其形便。建

設斗門。或作涵洞。以備多雨之年。低窪積水。無所宣洩。久淹民田之害。而四道皆以隄防爲己考成所係。意在持牢而已。迄無一奉行者。惟寶坻大隄工員。遵建石洞二座。至今無聚潦之患。夫設隄所以禦外水也。外水既潰隄而入矣。乃不洩之令出。而牢築其隄。以閉留於內。使之淹害至二三年。而聽其自涸。是猶關賊於內室。而嚴守其門垣者也。豈不惑哉。今隄內之水。現高於河面二三尺。若決而放之。則二三尺可立減也。淩汛初開。尙爾。若至二三四月。河水益耗。則所放益多矣。計北地栽稻之期。必至五月。至五月。則減存之水。適可插秧。則此二三百里之泱泱白水。皆變而爲與與青畦。此安坐而轉凶爲豐之一奇也。孰與下之人捋腹而望賑貸。上之人蒿目而籌撫卹也哉。仰惟大人。體國憂民。饑溺由己。凡可以紓窮簷旦夕之憂。而慰聖明宵旰之意者。諒無不喜聞而樂舉之。且去秋上諭。切切然以積水不消爲慮。而命督臣查古河舊渠之可以行水者。禁人佔耕。然紆迴千里。皆有隄堰。古河舊渠。率在其內。不一開掘。則積水終閉留而無由去耳。若以此入告。恐亦宸聽之所忻聞也。但一勅下河臣。查照雍正四年春消洩積水之例。開掘隄堰。注之於河。俟內外水平。乃行堵築。再於出水順利處所。修建斗門涵洞。爲永遠宣洩之用。卽將來溝洫之利興。亦無煩更造矣。晚延訪既確。實爲目前救民之急務。輒敢以聞。伏冀鑒酌施行。

上趙相國書

延登東閣。坐我春風。情話款然。猶是西淀聯舟。海門結契時也。至人無已。地望名位。一切皆忘。而幷使人忘之。昔唯朱文端。今唯閣下耳。承念兒子玉友。久羈閩海。繞樹無棲。欲爲一言。曾有南鴻。施之欬唾否。頃

接家信。備言缺少人多。皇皇如幕上燕。去住無圖。鄙懷爲之悵觸。故敢瀆聞耳。外啓者。清河故令劉永清。例可開復。前已面陳。今錄部議呈覽。唯春吹之噓枯。俾薪樵之罔棄。是亦矜惜人才之雅意也。臨啓瞻溯不宣。

上潘老師書

青門拜別。俛仰忽已四稔。遙睇秦雲。溯從奚自。每於夢寐中。親聆謦欬。覺而忽忽如失者數日。吾師蘊經世之略。具非常之識。挺不回之操。固宜早秉樞要。宏其讜議。奏厥大猷。乃僅以遲暮之年。持節西陲。造茲多士。毋亦不盡所蓄而獨以其緒見乎。然軒車所歷。山川隘塞。兵民氣尚。農戰機宜。寓於目而會於心。必將經分緯合。卓有碩畫。以備當宁之顧問。卽不然。抒之筆墨。勒爲成書。亦一代著作之林也。儀雖朽鈍。願於歲杪入都。拜聆而請事焉。辛亥二月。老母見背。受代者未至。遂奉留任之命。強顏墨絰。心神已亡。十月復蒙恩覲察。圻東農田。衰疾交深。頭鬚俱改。無復能有所建立。惟耿耿寸心。不敢隨流改錯。隱負賢王知遇。始師門羞耳。然孑立無援。知將來復何所屆。因念吾師標挺絕特。亦落落難合。而年齒俱暮。興言及此。不能不爲之黯然也。昔師母之變。地遠聞遲。未能一伸其哀慕。死罪死罪。閱世兄奪情邸報。同一銜悲。今已題補大邑。前堂弟佐自晉來言。官聲藉甚。爲吾師一慰。獨鯉庭闃寂。能無慨然增悵也。程戶曹在都。曾晤尊顏。言精神卓鑠。興復不減。深副私期。已囑兒子代爲時叩起居。伏冀賜之提命。今因羽便。肅候鈞安。西望神移。臨啓不勝瞻戀之至。

與顧漕臺書

前聞老先生膺漕督之命。喜而不寐者數日。蓋河督之事。天與人參焉者也。歲時之診而爲汜溢。既不可以智力與之爭。勢又不得大爲更張。而糜費於一日之間。待效於數年之後。雖有賢者。難以必其成功。若漕督則皆人事耳。老先生以淡泊之心。蓄沈毅之力。而出之以和平。要之以齊速。何務不舉。何弊不清。何人不率。以此報最。求之已而裕如者也。此弟所以爲老先生喜也。然自念此身。孑然無援。踽然無侶。有急誰與語。有疑誰與質。則又默默自傷。夫近在津門。尚恨伐柯之遠。況迢迢數千里外哉。加以衰年多病。倍念友生。離羣之悲。與孤生之感。駢集方寸矣。前囑小力持名紙代叩。兼探行期。乃蒙賜函。並叨念珠之貺。展接潸然。即欲修柬致別。而大病兼旬。憒憒不知人者數矣。賴醫藥之力。方保餘生。然氣體至今未復。頃接大移。知行有日矣。不能握手面別。知此後復有相見之期否也。謹泐數行。耑力代送。即賀新禧。臨穎可勝馳戀之至。

與定河臺書

臥病僧蘭。過蒙關注。兩屈威重。慰問慇懃。既失倒屣之迎。復闕踵門之謝。而老先生略其形迹。憐其衰疾。撫存之意。靡已有加焉。感激之忱。銘之中懷。以爲永好而已。非弱毫之所能宣也。別後台履應佳。不勝遙企。弟於前月廿三日。始克啓行。廿六日薄暮。方抵署。途中見鵲巢多在樹杪。今歲汛水不高。而二月十八日雷邑發聲。計百日水應至此。占書所載。歷年頗驗。敢以附聞。預告安瀾之喜。茲特遣役代爲叩謝。即候

新禧臨穎依馳不一。

上某相國書

某少時誦閣下成均試藝。豔若春葩。曠若秋空。發鮮穠於幽澹。出險峭於蕭疎。不盡之言。悠然音節之外。竊嘗心摹手追。殫歲月而不得一語之似。夫以塵埃下士。望天人而欲希其萬一。亦自笑其狂且惑矣。然眺三山而瞻海市者。雖不能至。未嘗不神往焉。已而見閣下所爲當代鉅公集序。辭潔而骨廉。神遠而氣逸。起伏轉捩。絕人思議之表。誦而思之。如陟絕巘。天風颯然。塵世都隔。如入邃壑。斗折蛇行。怳然不知所向。因嘆息徬徨。通夜不寐。不知閣下胸中。具何神異。而出之口與手之間。乃如此也。又見使黔草。氣體高妙。鏤光刻景。鞭霆御風。來無端而去無迹。不復有人世一語。夫古人之詩文。必肖其性情。屈之騷。莊之子。馬之史。千載而下。讀其書者。想見其爲人。竊以閣下之詩文若此。意其爲人。必置身太華之巔。出塵埃而峙。物表者也。必游心造物之始。參希夷而謀鬼神者也。自傷卑賤。伏處鄙野。不得一覩光範。以信其意之所期。然而行已立朝之大節。著於天下。播於草茅之聽者。則已詳矣。其他姑不具論。當閣下之爲使。視學中州也。冰壺方潔。水鏡比照。八郡之士。試牘十萬。無不目校手定。未嘗旁假一人。而甲乙去取。無毫髮之憾。以故士氣振厲。其文一復於古。夫風氣之開。學使者之權。視主司爲重。他人有閣下之清而明不逮。或有閣下之明而勤不逮。若以閣下偏試天下士。則天下奇尤之士。何患不盡拔。天下庸腐之習。何患不盡變哉。然而天下之學使者。強半出於翰林。翰林者。才之萃。亦才之本也。而今也以閣下爲之師。其造門而

請業者。如登太華。攀援路絕。莫不凝神竦息。矯翼思奮。進而覩閣下之容。如對冰壺。塵想頓盡。如覿水鏡。形神俱釋。徐而聞閣下之徽言。恍然契造物而與神謀。閣下惟日取其詩與文而甲乙校定之。如中州之士之受裁於大鈞也。其振厲而復於古。豈顧問哉。以若而人者。奉使四出。分造天下之士。拔而取其尤。則是天下奇尤之才。皆出於閣下也。某雖未獲登閣下之門。覩丰采而聆言論。然誦習閣下之詩文者。餘三十年。固已想見閣下之爲人矣。又以章句之末。得交於熊滌齋太史。每以所想見者質之。因得聞所未聞。乃知閣下以天人之姿。而獎誘不遺於下士。於是矯翼思奮。不以太華之峻絕而自阻。倘亦可比於中州之士乎哉。冒昧輒敢以書自通。惟閣下裁之。

與李樞府書

拜讀來教。辭旨隆殷。爛然雲錦之章。被茲枯朽之質。且感且愧。踧踖靡甯。念侍才不任職。衰不待年。上無以結聖主之知。下不能求容於貴近。而且夙罹讒謗。譴呵是虞。何以忽有量移之命哉。伏惟老公祖大人。愛惜人才。保全善類。前於對揚之頃。旁及河務。立霽聖顏。此侍所親聞者。則夫春殿從容。必有一言獎借。爲故人地。雖口耳無聞。而神情可會。斯恩命所由來乎。遷一官不足爲喜。獨爲大君子許可。自顧生平。亦可以無負矣。唯是精力衰耗。遇事輒瞀。唯望時加提誨。俾得因事遵循。庶幾稍免詿誤。不致貽羞於知己耳。至於別紙宣示。更仞關懷。梗概初聞。已識天心之有在。詳委備悉。愈卜聖治之彌隆。夫以韓范司馬之賢。功業卓犖。而黨議一興。國是立變。論世於元祐之末。未嘗不歎諸賢之不遇也。然則聖主賢臣。心符氣

合。如魚之於水。隆中而後。豈非千載再見哉。君心爲國是之本。人才實政教之原。竚見俊乂彙興。庶績咸熙。此運會之隆。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忻忭之至。莫可名言。茲因遣力支領養廉。特佈微忱。囑令叩謝。卽候新禧。未盡之言。另單附啓。統祈台鑒。臨穎曷勝翹企。

與李楓府書

恭聞老公祖大人。迎鑾面聖。天眷彌隆。行則扈蹕勾陳。止則對揚帳殿。恩深三接。錫極便蕃。而且令嗣二賢。咸邀帝鑒。是父是子。世濟夔龍。難弟難兄。賢兼文武。斯乃瑞符景運。詎止慶集家庭而已哉。側聽之餘。不覺投枕起坐。沈疴爲之一爽。自古英賢。或用而不遇。或遇而不竟其用。往往遺歎惜於後人。蓋必有不世出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上下千數百年。寥寥可數矣。當吾世而躬逢其盛。豈非千載一時哉。夫恩寵浹於公忠。則孤臣舊迹。正直行於皇路。則俊士彈冠。侍雖不才。竊爲世道人才慶。非私喜而阿其所好也。唯是衰疾遞乘。少間復作。徒有竹柏介然之心。其如蒲柳先零之質。纏綿藥裹。已復再旬。今幸較痊。乃得脂車束指。自茲跋履阡陌。督理開築。日與鹵莽之農人。烏合之夫役。卒瘏從事。勤勞罔所不辭。疾疹卽復難免。所謂老馬長途。聊竭力命而已。不敢計其至耶否也。因思天池兄擁皋比。羅才雋。坐對小西湖。掉廣長舌。談說名理。視之如煙霞中人。眞不可攀躋矣。何時能一覽其勝耶。茲因遣力支領養廉。囑令叩賀。卽候鈞安。統爲崇照。臨穎曷勝瞻馳之至。

與李楓府書

原題內原有郭家務建霸減水一條。然必引河挖通。隔淀隄築成。然後開壩放水。方無淤淀之患。今聞兩河臺之議。先於郭家務建草壩四十丈。放水歸淀。既無引河導之東流。又無隔淀隄障其南下。任其散漫淀中。是仍蹈于成龍之故轍。必至淤斷台頭一河。中截清水達津之路。其害較之淤斷楊家河。更大更速矣。若慮下口宣洩不利。何不遵照原題。於半截河改流而東。由魚壩入夜淀而出鳳河。直歸大清河。去高就下。借清刷渾之爲有利無害乎。侍忝託後乘。令參謀議。既有所見。敢不預陳。祈於會議之時。力主持之。

與李樞府書

案查永定河原奏。蓋兼用遙隄故道二議。而各遺其半者也。遙隄起自張客。改河東下。漫流於曠閒寬衍之中者二百里。而後入魚壩口。出鳳河。而會於大清河。故上無潰隄之虞。下無淤淀之患。今自半截河始改河流。是用其下而遺其上也。則自半截河西。仍行於舊隄之間。即皆去年沖決數十口之故處。汛水一至。難保無虞。故加幫兩隄。猶恐不能捍禦。此圈築月隄爲急治其標之計者。勢有所不容已也。渾河故道。由鐵狗南行。逕固霸之西。於口頭村對岸之下河門。入玉帶河。其時東衝西淤。利害相半。故民間有京南霸北。泱東武西。自在豬龍之諺。而總未會入淀。今自金門閘開壩減水。南流至牛坨之東。由黃家河勝涝河逶迤東行。逕三河頭之北。而會入大清河。是用其上而遺其下也。則自勝涝以東。皆行於淀地之北。所恃者唯隔淀一隄耳。此隄若不堅固。則以金門閘八十丈之水。加之郭家務四十丈之水。合一百二十丈之渾流。直衝淀腹。此與引黃河而淤洪澤湖者何異。是隔淀一隄。其關係洵非淺鮮也。昨大人親至工所

會議。將金門閘壩口。減寬二十四丈。郭家務壩口。減寬十丈。而下游先開引河。隔淀隄亦令硪築堅固。業經奏明在案。是全河關鍵。固已操縱在我矣。而侍猶有餘慮者。則引河下口。尙須細加酌定也。查進御圖底。引河逕三河頭村東。而北與半截河之下游會。其隔淀隄起於勝涝村東。直抵靑光村西。會入大淸河之處而止。所謂線兒河董家河楊家河者。皆在隄南。使淸濁分流。此隔淀之所由名也。乃聞去冬河臺委員料估引河。則自線兒河入董家河。經楊家河。而後入大淸河。如此則隔淀隄築至線兒河而止。而兩壩滾出之渾水。直灌董家楊家二河。沙泥塡壅。淤斷淸流下口。俾通省河道。無路達津。勢必漲溢。而南獨流楊柳靑一帶淀運通。則靜海天津俱屬可慮。是費數十萬之帑金。迂迴二百里之河道。引而使之斷塞。衆河之尾閭。豈不眞成笑柄哉。伏祈斷自鈞裁。移咨河院。飭令承辦委員。遵照原題。並進呈圖式。開築引河與隔淀隄。務逕河頭之北。而東與半截河之下流會。勿得希圖省便。貽害全局。則河道民生。均有利賴矣。

答李樞府書

拜誦教言。彌深慨仰。夫人才之進退。消長所關。陰陽之消長。盛衰所繫也。君子先天下而憂。杞人爲世道而喜矣。侍本凡材。過蒙獎飾。效忠雖其夙志。宣力實無寸長。惟茲不貳之心。平生以之自矢。旣有大賢知我。夫復何恨哉。但才分所局。建白良難。議論或有可採。而臨事乏棕核之能。參畫時亦過人。而當機無決勝之力。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曩者受知賢王。載以後車。令珥筆從事。從容獻替。以待擇別而行之。竊自謂得其職矣。中罹讒謗。妖幻橫生。雖賴恩鑒之深。保持無他。而事會之失者多矣。迨媚嫉屛逐。委柄方殷。而

鶴駕忽蓽蓬生孑立歸田之卜於斯決矣時以奏銷未竣局案未清不敢言去未幾遂奉有觀察圻東之命以水利之舊僚纘賢王之成緒履先疇而思明德殫竭心力敢惜餘年哉而其中實有難爲者民則州縣之民也事皆令牧之事也乃有司錮習刑名錢穀而外卽以爲無預於己地方一有水利營田視若荆棘之在其體也內而幕客諱其不諳倡言無益於民外而書役實爲憚煩和言有害於官官不察其虛實則蹶蹶然惟營田之是惡而其情又不可顯言也則旁撫一二奸民劣生影響之談而密陳於上官自託爲地方條利弊上官不察其虛實則相與咨嗟懷慍而疾視之特以爲邸府所行莫可如何耳蓋自賢王舉事之初幾輔官吏早已貌承心違水火之勢成已久矣夫以賢王所不能勝之勢而觀察使承之收殘局而延餘氣難乎不難乎雖精明強固之才尙不能破其習而轉其弊況如侍之疎拙衰朽淺植而孤立者哉有司之意當年旣視爲多此一事今日卽視爲多此一官緩之則農時坐廢急之則詬謗繁興不得已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聊以免患耳尙望其立難成之功垂永世之利乎進不能有所爲義當退以避賢者路且自頭風之後右耳右目視聽偏衰校閱稍多心輒憒憒自念若卽閒曠或猶可不至顚蹶林莽之思所以積時愈切者也所幸老大人懷平生之舊成千古之知故欲秋後就商求全末路更思營田善後別請良規意所願言非面爲傾寫不能盡其端委也還陛二河工程小移略述其概賈豎全不知營作之事疾聲厲色幾於脣敝穎禿然實仰藉威靈方得以次告竣作何會勘查收題銷保固之處伏冀明賜指示以便遵行目下圻東秋稼次第登場豐稔爲年來所少各圍秔稻亦蕃盛倍常秋蓼間生旋

即撲滅。各屬自有稟報。無俟縷述也。

復劉總督書

津局營田。水土相宜。惟車具不能如式。引戽多勞人力。蒙老先生大人垂注農功。遠召南匠。傳風車之製。於海濱。升萬頃之波於地上。俾潮汐往來。皆成靈雨。鼈輪旋轉。盡灑恩膏。自茲斥鹵徧爲稻鄉。皆大人之明德也。捧讀鈞諭。欣荷曷極。晚雖調委東局。而天津之田。皆所區畫。得此利器。人力省則地利自饒。無憂隳廢。受賜靡涯矣。晚自耑人照料。新局已經知會。頗亦欣然。晚因行歷畿東。日在道路。郵遞輾轉。以致上覆稍遲。統祈鑒宥。

與鄭藩伯書

齊魯爲山東大國。其餘滕薛曹莒。侯伯子男之封。以十數。今盡舉而畀之藩伯。雖有督撫爲之節制。然職在將領。教養斯民之事。維方伯專之。會典所列。炳如也。寧第司出納榷錢穀而已哉。老先生理鹽政於天津。所司者課與商耳。而慨然以厚本易俗爲己任。是以人各革其囂侈之習。而奪其玩惕之心。初若甚苦。既則甚安。今且樂而思。思而頌矣。夫事有本末。治有機權。爲此事而但於此事求之者。未有能善其事者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足與於斯。明生於敬。敬生於虛。敬者惟知有君。虛者不知有我。神明之內。無我而有君。則毀譽趨避之私去。而明生焉。此老先生所以自靖。而弟所願學而未逮。黽勉而不遑者也。今茲受簡在之知。任方伯之重。統齊魯滕薛曹莒十餘建國之大且繁。而專教養斯民之柄。何以正其經界。何以殖

其農桑。何以省其徭役。何以簡其訟獄。何以革其囂詐。何以興其禮讓。聖天子必有明訓。賢方伯必有雅規。千里故人。側聽下風。方將拂簡含毫。竚記盛美。而臨風南望。遙寄一言者。誠以夙叨知愛。時聆切箴。非晏游一朝之好而已也。夫博採則達輿情。兼聽則得隱曲。而以至虛至敬之心。權衡參伍。而用其中。則措施之下。焉有不當者哉。弟職察農田。日事道路。隨在體訪。乃知州縣之事。州縣官不知者多矣。官以知爲名。卽以知爲職。而知縣者不知縣事。知州者不知州事。則夫等而上之。位愈尊則勢愈隔。又安望其知之明而措之當哉。懷此有日。欲以奉聞。適有原岳州守李君渭者。邂逅於途。言將東邁。卽以爲郵。而申鄙意焉。李守外沈內朗。蘊幹濟才。曩官京師。每以事業期之。亦靈皋先生所器賞也。與之言。能開發人意。老先生集思廣益。倘可進而教之耶。其人清苦堅忍。非敢干人者也。

與謝藩伯書

恭惟老先生。挺不世之才。而韜光斂鍔。退然若不及。炳無前之照。而海納淵渟。穆然如不識。綜核萬端。而天宇恢廓。如無物。酬酢百務。而神明暇豫。若無事。弟每瞻對風標。側聆緒論。未嘗不悅然意移。灑然自厭其煩也。每私自嘆。任事任道。原自有人。世之攘臂掀髯。而語事功。游談剿說。而矜才略者。固不足道。卽果有集事之心。勞與怨皆不避。而輕狹疎漏。有始無卒。不克有所建立。如弟輩是也。過蒙不棄。屢奉清誨。雖周旋之日無多。而伐柯之則不遠。勉自淬勵。久當轉進。忽膺簡命。藩彼中州。自顧迷津疇復。導之前路也。況今大功未奏。羣品雜揉。鑠金聚雷。中外交搆。夫材不辨其眞。事不核其是。言不窮其底。而欲望功之成。

此必不得之數也老先生行矣。羣情茫然。失所倚恃。寧第一人之私憂哉。何以清其源。何以善其後。此事成敗。俱足千古。老先生公忠體國。籌之素矣。此時不言。何時尙可言也。不能握別。當此代面憂心如結。臨穎悵然。可勝馳切。

與張藩伯書

頃接手教。如飫清言。卽諭宋牧赴省。自析代務矣。敝局營田地界。延接二州一縣。瀕海俗雜漁竈。不事稼穡。且事屬刱始。各懷觀望。弟輩雖家喻戶曉。聽之藐然。所恃地方長吏督勸兼施。乃克有濟。而葛沽一帶。官民荒熟地。至一百三十餘頃。熟者皆已改藝。官荒亦墾至六十餘頃。勞來勸相。則滄州李牧之績也。秧針繡錯。車聲需殷。宛似江南風景。良由藩伯力助大工。故下吏奉行風指。如獲有秋。則人情競勸。海濱數百里斥鹵。盡得秔稻。明德豈有旣哉。插秧在卽。農務方殷。而該州以塘雀之辭。成市虎之謗。星馳上谷。待辨梟轅。垂成之緒。忽焉一輟。豈水利之難成。亦有數存乎其間耶。二兄明察隱微。宇下自無冤吏。但得早雪旋歸。田功不廢。弟輩皆得藉手報成。寧第農夫之慶已耶。肅候近祉。臨啓馳溯。

與宋運使書

曩治河間。與敝邑風壤相錯。在河潤之中久矣。都運之命下。衆商走相慶咸曰來蘇。弟時藐難之有友張公圖園名應詔者。以循良受主知。然督運兩淮。雖譽擅飲冰。而自謂政理細於治郡。時豈不以撫字易於見德。理財難以爲功。緩之則負公。急之則困私。況當凋弊之餘。承大獄之後乎。乃老公祖何術之操。而強

者不兼。弱者不肉。貧富相濟。公私交利。向之鹽筴拱手授人而人莫受者。朞月之間。設重購而不獲。弟在津十年。知交頗多。昔之困於追呼者。今勃然有起色。嘗與退谷先生論當世賢才。以爲釋紛妙於批卻。餘地綽於游刃。用衆狙乎環中。理棼絲於指上。廣平一人而已。商請立石。以垂來法。附以片言。意有餘而詞未足也。夫非常之人。乃能行度外之事。弟向有馬龍圖舉債一事。負累頗深。以家兄五典之一言。遂蒙諭登之簿籍。豈有生平之雅哉。每與輦下諸公述其慕義者舊矣。去冬查友赴津。囑其先達鄙意。回時傳語。意荷相知。喜慰之私。非可言喻。夫慕歎積於中而不以達諸其人者。懦也。有知己之言。行度外之事而有情不以相告者。惑也。故因查友而以一言自達於左右。其所望於轉移之力。以祛數年之累者。惟垂鑒焉。

與保定倪太守書

前託王令原泗寄上一札。想久登記室矣。抱病月餘。心氣虛損。夜不能寐。日則昏昏然。食飲都減。恃杖而行。近有醫疏方用葍。每劑一錢。數投有驗。然家無長物。典裘以貿之。且救疾苦。擁敝縕。煨榾柮。未始不可禦冬也。宮保之變。出人意外。病中不勝感傷。作誄抒哀。聞公頗見賞。想亦賞其眞耳。宮保偉人。行狀敍述。非庸手所能。公識解既超。又深於史法。可任諸公近捨遷固而遠徵荒傖。何也。卽令叔母家傳一篇。反覆循味。萬非拙筆所能及。疎奇濃密。兼史漢之長。弟文或有其一。不能其二也。諸公覩面失之。得毋文章以政事掩耶。公負揮霍之才。蘊沈雄之氣。可以任屏藩專節鉞。一麾出守。未足展其驥足。而乃能孜孜然。察閭閻疾苦。與父老婦孺輩相酬對。務得其情。凡所以懷定安集之者。隨手隨口。綽然具足。以此益見素位

達心。如獅王全力。無大小無不到也。西林公聞之口北觀察。而識其概。詢之鄙人。卽以此意對復。以所作新橋記呈之。非爲公作曹邱也。當今聖人在上。而庶官乃苦乏才。口給便佞之夫。冒日有守。而奇傑磊落之人。閱千百而不得一。則何以贊皇猷而宣聖化哉。此弟之所以拳拳於公。而不能置諸懷有或叩之。則暢然一吐。一發其胸中之鬱積而後快。豈謂瓦缶之聲。足爲賢使君重輕哉。疾病之餘。懷想愈積。恐痊健無時。會期難再也。三小兒揀發閩海。需次臺灣。臺灣、公舊治也。民情吏治。若何而可。雖言者紛然。鄙意未敢遽信。祈高明詳示之。俾奉爲模楷。幸撥冗抒寫。多多益善耳。近作數首。並宮保輓詩二章。錄寄請政。卽候近祉。臨穎曷勝馳溯。

與永平吳太守書

水利肇興。老寅公祖。卽以敏練特達。受賢王知遇。弟時忝託後乘。得識荆州。一晤披襟。有若夙契。六年春。調委來局。共事幾二載。越陌度阡。課晴量雨。無不協心並力。甘苦同之。一自鶴馭西騫。梁園客散。回思曩事。頓成夢游。知己銜恩。欲酬無地。想高懷同茲耿耿也。今弟過蒙恩命。觀察茲土。才輕任重。惶懼弗勝。所幸舊雨一方。伐柯不遠。匡其不逮。自應無悋指南。若何而成業無荒。若何而新疇日闢。所需官吏。皆在屬城。凡茲現在之經營。實纘賢王之遺緒。繹思弗替。則宏贊彌深。弟雖疎陋。知獲免於隕越矣。

與保定李太守書

老公祖表率八郡。惠流百城。卓績循聲。九重倚注。建藩開府。指顧可待。頃歷屬邑。美稼徧野。民氣和樂。僚

吏烝烝益羨德化及人不待嚴急而後可以爲治也古人風軌去茲匪遠矣弟年來東西調委奔走弗遑是以久疎修候然欽企之私與日俱積無間於河干握手時耳遠荷注存感悉曷既隄防任重殊切悚惶而河無羨溢雨不浹霑上流安穩故餘波之及我者舒徐演漾修補之力獲施幸保寧謐實承下風反蒙褒飾詎所克承率佈數行聊申素悃伏冀清照臨穎馳溯

與馮州牧書

當年共勤水利稔悉長才形迹雖疎而情悰甚洽自賢邸仙逝局曹雨散舊路星離老長兄馳驅王路弟亦匏繫農田音問闊絕幾歷年所矣近聞擢典名州治聲卓鑠大爲水利同人生色慶欣奚如也茲有啓者敝房師給諫方公諱文瑞湖廣武昌人曾令豫之考城分校鄉闈貴治王老先生名某者乃其所拔士也不止文章相賞而且恩誼交深在輦下時曾爲弟輩言之猶以得人自詡徂謝以來家難紛紜物業零替長子久攖心疾稚男寡母撐拄維艱僦屋棲遲歲焉三徙今幼子坦奉母命訪王公於里第然從前既未識荊而故僕云亡手書久佚貿貿而至眞贋難明趦趄於寓齋者累日弟忽憶老長兄爲其州主忻然曰是有以爲徵矣囑令持弟札先謁鈐下祈推分賜之一見卽轉致之王公或亦可以鄙札相視則知此藐焉孤弱者眞給諫方公子無疑也至其待遇如何老長兄可以不必過問弟亦不必過問矣素知遐襟慨爽故以奉瀆世好縈心不覺言之縷絮耳順候近祉不宣

與遵化杜牧書

八月間，薊門嚴使君見過，以通門世講，樽酒敍闊，詢及東諸侯行治，以世兄爲弁冕，以爲精明強幹，而出之以和平，熊熊非百里材也。愚聞之竊喜竊慰，而感慨係之。憶昔尊公長兄，抱負非常，卓識奇猷，遠出人表，而未竟所施，天所以償其未足者，將在後賢乎。因與嚴使君言，此吾亡友果齋先生子也，予與先生俱以講求水利，受知於朱文端公。先生與文端言於津門，愷切詳辯，娓娓數千言，文端嘆爲奇才，坐客咸有妒色。既退，文端目送之曰：非諸君所及也。歸言之賢邸，將以上聞，而僉人計沮之，不果。文端每以爲恨。予才遠不及先生，而所見略同。先生雖身不用，而當時設施，大概多採其議。予揣幾輔通志河渠書，所論斷皆先生遺意也。往歲西林相國奉命行河，奏以予輔行，有所開陳，過蒙激賞，與先生受知文端同，歸以入告，欲起之謫籍，亦以沮者有力，不果。相國嗟而恨之，亦猶文端之遺恨於先生也。先生既沒，而予亦已老矣。士君子之遇不遇，豈不各有命焉。何吾兩人之髣髴若是。嚴使君爲惘然者久之。愚生平遭遇，既與尊公約略相同，尊公退閒之後，猶能卜築河干，蒔花種竹，嘯咏以娛遲暮，意致悠然，而愚一爲老身之計，認買官屋一區，便致狼狽，至於累及親知，愈見其才之不逮。非第水利一端而已也。自元年回京之後，家累駢集，僦舍苦無偃息之地，故以身及兒子之俸，扣抵屋值，已而左遷停俸，兒子時在戶曹，悉力支拄者年餘，洎奉發去閩，遂成無抵，尚有新野舍弟處寄資，代交去秋，舍弟一病危困，接濟不前，逾期頗久，而追呼追於前，參劾縣於後矣，不得已，四出告急，賴查慕園力，乃解一結。今春，則定與王大尹原泗之所助也。茲秋俸之期已過，追呼者又在門矣，多方拮据，僅得百金，而力已竭矣，尚缺三十五金，路盡援絕，束手無措，

盱衡四顧。滿眼新知。鬱鬱將誰語乎。再四籌之。唯世兄爲夙好。不得已走一价而告之左右。非不知雅操清愼。廉俸之餘無長物。況前歲大衍之惠。已抱竭忠之愧。尙缺報瓊。而今日復覬爲此言。亦可以知其情之不獲已矣。祈高明鑒而諒之。外所著尊公傳。前所寄已被人取去無餘者。可再寄數册。以預議諸公諡訪水利者。咸慨然想見其人故也。的候近祉。不宣。

與連東洲書

年來持節者。視析木津爲侍御迴翔之地。遂令繡斧之尊。下同榷吏。今得大君子風節自持。激揚劾刺。如清秋霜洌。商吏肅然。有抱冰臨淵之思。斯謂克舉其職。不忝古埋輪之風者矣。又聞篤念舊雨。存問遺孤。俾道左練帛。得以通門賜間。如可久楊君之子者。振孥噓枯。尤非今人所恆有。老公祖一舉措。而廉頑敦薄。足以正人心。厚風俗若此。豈不卓哉。弟輩得之下風。不禁心折口誦。太息而不能自已也。楊君脩潔尙氣節。病廢九年。齎恨千古。諸孤有轉壑之憂。白骨絕首邱之望。京洛親故。不謂無人。卽其旅寓津門。已垂廿載。周旋琴酒。寧乏平生之雅哉。而身後寂寂。良可慨然。不意大賢之蒞其地。感舊卹孤。惻然下羊舌之泣。魂魄有知。必自幸遺骸之歸隴邱。非無日矣。道里匪遙。舟車寄寥之需。可以意量。倘蒙仁人溥一言之利。以爲之倡。商務中與之有舊者。亦將油然而興。賵賻之以遄其歸櫬。是使懸棺客鬼。得以傍其先人於泉下。其爲環草之報。詎止掩骼埋胔之列哉。弟等與楊君。或通世好。或締神交。慨然感其身後之遭逢。又恐其孤之狃於當前涵育之恩。而不思久遠之計。此會一失。則長逝者恨無終窮也。故敢輒塵清慮。伏惟

裁察不宣

答楊司馬抑奇書

蘭雪本不知河務而性喜譬議此自制科人習氣乃墮水因屢蹈危機幸而免者天也今與言河眞如談虎色變矣綠野慨然念桑梓愚獨能不淒然念邱隴哉然人微言輕無足徵信憶有高安公雍正八年總敍水利工程一摺其稿乃手授水利府供事張瀚鈔清復加刪改勾點遺迹宛然日向敝篋徧搜而後得之卽以奉上閱之便曉然各河開建始末卽賢王經始規模備矣無煩蘭雪饒舌也所示各條具佳實爲今日切務間有出入隨筆釐正綠野自不病其狂直然求祕之無言我一字爲感獨流開河賢王曾建此議以事關運道先帝愼之特調河使某公商搉而止此事係乎氣數綠野總之自盡其心而已至濬水不能疾消以三岔口爲兩運爭趨駢進之所阻耳兩運分減如法抽薪釜底其沸自止似不須另起爐竈也綠野通敏逼人若有信任之者竭其所蘊可以集事愚衰老畏人陰參末議不欲彰之俗間耳桑乾上半尙未鬮出前所授乃皇明職方圖陳坦綬所輯出也留心訪之當可得原奏稿幸無遺失以高安手迹存焉爾

與梁明府書

青旂乍轉春自東來珠斗初廻恩從北至沖襟茂對受祉曷窮頃緣報謝親賓周行村落人無慘悴戶有蓋藏居然樂郊頓忘澤國詢諸父老咸頌仁賢乃識廉靜所貽愈足和平之大迴憶五載前凋敝在目豈

復知有今日哉。已乃稅足敝鄉。風景亦異。湖淀半成阡陌。檣櫓多變輪轅。族黨畢來。相爲勞苦。弟乃備宣風教之美。誡以奉公之義。因言本村所苦。只在船差。府衙交衝。往來旁午。近蒙鑒其偏累。准令減半應差。人人手額。如重負釋肩。然賢父母有曲諒之慈。窮子民生無妄之念。皆以年來水涸。漁化爲耕。船既無多。不堪撥遣。誠恐皇差臨邇。差押隨營兩船。須人夫四名。往返匝月。計其纏費。既苦維艱。而本村迎送運載。不敢稍稽晷刻。又難兩顧。若蒙更賜鑒原。准免其隨營。留供本村差徭。雖窮晝夜。不敢言勞。合具稟詞。浼弟代請。弟以先靈歸窆。宗黨間勞役爲多。難靳片言。不以用酬其意。倘可上邀恩貺。便爲澤及周親。謹附原詞呈取進止。

與徐明府書

查賑賢勞不能兼顧。弟所深知。唯夫料不集。天時難測。徒手周章。不得不仰呼求助耳。即承飭催。足仞舟誼。今日未刻。王差二人至隄。明晨當相陪查閱。老父臺未審可暫來一晤否。彼欲面宣令諭。甚望賁然至冒雨集衆。徹夜星馳。所以爲敝邑生民防護者。弟已詳悉言之矣。率此佈覆。諸容面罄。不一。

陳學士文集卷八

書二

與王念菴先生書

佳藝三篇。竹氣高寒。月稜纖潔。到此境界。送君者自涯而返矣。論古二則。卓識邁倫。架漏千載。某素自謂頗有所見。視此爽然自失。在古人檔中未出也。近批孟子。稍得其意度波瀾之所以然。已於去臘卒業。現在讀論語。宜然離帖括訓詁而求之。一有所見。便記之頁上。殷因夏禮一章。語云非以知來。亦以垂訓。合之尊指。萬里如面訂然。抵掌古人。論世知人。校之百不及一。此後由斯二則。推而準之。或更有所觸發。不止於夙見之固陋也。下第甚以爲慣。不足復言得失。但念束髮受書。蒙指授遂有所入。雖不敢追步前人。亦不可謂之不知甘苦矣。終此寂寂。與斷煤敗紙。歸於零落。豈不悲哉。欲收其散逸。摭其可存者。錄爲一帙。付之子姪輩使藏之。乃自序生平所學爲文章之原委。因憶南樓會課。受命函丈間。景色聲情。宛如昨日。而西江萬里。一信爲難。不覺黯然神傷。超然夢越也。忽接手書。如清泉滌渴襟。通體俱爽。快也何似。九叔日相伴。慧而受善。所造益優。當年所得之提命者。盡以還之。所謂青氈我家舊物耳。近所論著。繕寫不及。謹錄敍一篇呈寄。賜覽之下。得毋有超然黯然者耶。老親幸健。餘口粗安。附聞。異地同天。何時一會。萬望自愛。以慰輿情。臨筆結戀曷既。

與符幼魯書

五月九日接手書幷領所遺清俸媿荷不可言書中所云王寶成何人乃好賢愛士如此也古之方鎮如于頔韓滉皆能優接賢俊往往見於篇咏今乃亦有其人哉然賢契方不憂客次之匱竭遽念鄙老之困乏而分沫以濡之如此襟期自宜爲王觀察所傾倒耳賤體已復舊唯艱步如故診者率云服參不足不能令氣下際既限於力之不能亦安於年之可廢從此裹足不預人世未始非天之所以佚我也仰承造物之仁亦不敢無所用心虛糜日月從事簡編時有新得詩三百篇俱有評註已於穀雨日卒業孟子七篇皆至文也亦評點一周矣二書皆子弟輩童稚時所習熟唯其熟也如沙彌等誦功課經渾不解其味及爲制舉業則又汩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遂令亙古妙義奇文面目塵封不知幾何年矣今一一爲之洗剔而出雖於聖人大義無當而令子弟輩讀之另換一副手眼如獲異書則所啓發之者爲不少矣現已覓人鈔寫寫成不敢示外人如賢契家中子姪輩可共觀之也外九歌及古詩十九首亦有臆說容錄寄呈正此皆病足杜門閒中功課也近詩數章附呈一笑便中可轉致程素菴知之餘再悉不一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世之無古文久矣交宋介山知古文不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如鍾太傅書一點一捺一波一直散之成體合之成章非唐宋人先有結構而後有辭致者也弟心慕之而不可及也繼以介山而又得吾赤谷子盡書一編亦經亦子然閣下自言所見自文所言適與經會耳若有意擬之不將如束晳之補詩王通之

貌論語哉。而又烏乎子也。漢人變三百篇爲樂府。其古奧奇挺。若前乎三百篇。乃正其下之一階也。蠡書亦然。下經一階。故似子。苟欲擬子。則風格已趨笘人下。尙何子之能爲。吾故以蠡書殆繼經而作。豈第願自成一子哉。此又弟之心摹而不可及者也。閣下曾一過我。而不獲一遘。耿耿者彌旬。然日玩蠡書。則既神遘矣。特未遘其面耳。書所言皆人所未始言者。竊嘗謂魯論最平易。人人可曉。夫果人人可曉。孔子何屑屑言之哉。唯舉世不曉。故言以曉之。而人以爲可曉。孔子言之。而不曉如故也。予每爲四書文。有人所曾言者。輒吐棄不復道。或以爲離經。然不襲注疏耳。自以爲與經合也。至比之蠡書。則徑庭甚。何者。意之也。非得之也。閣下幾於得之矣。久欲作一札。白道所見。去冬有舍甥李之崑爲領運千夫長。其弟之嶧同讀蠡書而有窺者也。將以爲南鴻。而弟忽病。不果作。今相舍親永祥者。亦以千兵之任。遂作數行。附之轉達。蠡書略識數字。幷呈覽拙稿數首。求匠石繩削之。嚮慕之誠。不媿匿醜。點定過。仍付舍親寄來。倘厚賜答。教以爲文之旨。幸甚。非所敢望也。

答鄒太和書

讀大序。且喜且媿。平生不敢以文字示人。知其不入時目。又未敢自信果有當否也。十上公車。老博一第。卽同榜中。亦未有以某爲能文者。數十年心力。分飽蠹蟫耳。老先生海內巨公。所選刊諸家文。流布天下。乃蒙許可如是。豈拙文眞有當耶。雕飾之過。枯株成靑黃。自顧亦覺生色。遂以誇示子姪輩。居然作者之林矣。發我狂疾。恐品題者不得辭其責也。知己難逢。論文不易。迴憶從前。嘔心鏤肝。追光逐景。頗謂不讓

古人而寂寂者數十年。乃今而得剪拂發皇於大方之手。昌黎所謂侯喜死不恨者也。先此道意。尙當踵謝。前奉借三朝實錄摘要。望檢付去手。列傳有脫稿者。賜觀以爲模楷。無吝是幸。

答李銳巖書

賢甥剛腸勁骨。如松柏之性。力可抉石直上。此君子立身之本。人臣勵節之原也。去秋八月廿三日。往謁西林相國。語次偶及人材。深以時流多媚骨爲恨。愚因以吾甥行誼脩潔。氣節堅峻之概。縷舉其事以告。西林公聽之娓娓。以未及一見爲憾。夫加意人流。宰相之職也。樂道人善。士大夫之分也。豈以私吾甥哉。風聲所及。或俾大府聞之。爲地方收得人之效。亦仰裨聖世之一端乎。至內誠外和。乃吾輩脩身接物之準的。所見及此。便是冰解凍釋之候也。欣慰不可言。司馬別駕雖閒官。而贊助郡守。接遇令牧。一言之開濟。一事之救正。和以出之。使不忌。誠以動之。使不疑。彼之善。卽吾之善矣。而身居局外。智出旁觀。雖宰臣猶居士耳。況高齋清燕。坐臥嘯咏。與山接。記文之曠逸古澹。尤異向作。何怪其然乎。愚平生喜奇負氣。老而未已。別後沈思金剛楞嚴之指。頗有倒卻刹竿之意。而長安無舊識。恨不能與賢甥商搉耳。毛詩已卒業。僱人謄寫。草本未竣。若清出。卽以草本寄覽。取正也。家計蓋不可問。大抵如頭陀募緣度日。仰布施爲活。施者拒者。欣者厭者。種種不一。亦付之一緣字便了。蓋取受明白。報施自在。差勝使作孽錢者。故亦恬然。不自爲愧怍也。唯諸姪之在故鄉者。向皆賴吾舉火。自舌耕時已然。婚嫁喪葬之事。咸力任之。數十年如一日。此賢甥所知也。今則欲相顧而不能。十二姪兄弟。猶時有濡沫之及。五姪處則聽其自作生涯矣。

二三年來。敝村田疇在水。渠食指漸衆。餬口已自拮据。而錢糧之逋數。積緩至四十餘金。一屆開徵追呼激比。何辭以謝官府。此則鄙心所憂而不寐。內慚而有負亡者也。不得已令其西行。作一札上和順族叔。免貸其半。餘則不得不累吾甥矣。冷署無餘資。愚寧不知之。然官其地。尙有轉移之力。賢甥友于情深。或能諒予區區之懷。而不惜一援手乎。大武昆弟。甚感高義。前語悉致渠。亦自咎其子之不曉事也。附候近好。言不盡意。

與同年龔隆吉書

一葉齋中。黯然作別。未知古兄元兄。何以卒歲。而意所懸結者。則吾兄內城二數。坐守不去。爲難遣也。周二至。詢知此項竟清。清寧度歲。心始釋然。弟廿九抵家。諸逋皆爲點補。除夕圍老母坐。強作歡顏。老母意頗愜適。新正已過一旬。康悅過於往年。雖家無一月糧。然八十六歲老人。敝邑亦無兩。得遣一日。卽難得之一日。豈不可謂獲祐於天耶。親家處催娶小女甚急。辭旨苦切。不知其南來之資。蕩然若此。然顧念弱息。年已廿四。尙不克遣歸。爲人父者。寧不愧心。姑許期五月。又不知作何計也。魏閣學已赴楊未。此公淸節。不啻圌園。而開明過之。於圌園必能鑒其廉操。不至逢迎部議。陷以侵蝕也。但浮議多以每引三錢之費爲口實。因以爲圌園罪。不知此自兩淮公費。自有淮鹺。未嘗一日能去。非鹽院道所能取。亦非所能革也。魏閣學雖廉察。欲去此項。則鹽法不行。第用之克當稽之有法。不爲司事漏卮。則得矣。而竟以此入圌園。而實其侵蝕。豈非冤抑之尤乎。保全廉吏。世教攸關。奉常先生。以激濁揚淸爲己任。公議所由出也。吾

兄爲一言之。自能致此意於新使耳。

答某學政書

禮著論秀。詩賦烝髦。蓋野有俊良。德教斯沛。士暗經術。民俗鄙嗇。故道士卽所以化民。而掄才正所以弼教也。古之造士以藝。今之掄才以文。藝以肄其事。文以奏其言。厥制雖殊。爲道則一。然則督學之職。蓋合古司徒司馬之掌而兼之。苟非才可以經世。藻可以揆天。育人材於陵阿之間。識神駿於驪黃之外者。未足以拔奇尤而陶羣品也。往者三輔之地。人文不競。相尙以帖括章句之習。識趣庸陋。無翹出之英。自熊鍾陵、蔣虎臣兩先生相繼視學。而人材爲之丕變。數十年後。其流既衰矣。日照李愚庵先生起而振之。鼓舞激厲。五六年間。士皆通經學古。各以軼出爲奇。而訓詁之家。斗筲之子。俛首息喙。不敢伸其似是而非之莠說。一時秀傑之才。彬彬輩出。夫秀傑之與庸陋。其損益於世。奚翅逕庭哉。秀傑之士。上可以黼黻大猷。下亦可羽儀鄉國。不此之求。則庸陋者進矣。庸未有不妄。陋未有不俗者。知不足效一官。況能化一鄉耶。人材之衰也。率由學使者之以官爲悅。而不以文爲悅也。曲謹以旌其廉隅。小察以詡其綜核。吾可以告無過耳。與賢育材。拔奇賞異。轉若非其所急也。如是。則庸陋者乃得以濫竽而充額。夫使職之設。豈端使然哉。抑亦求之己而無其具故也。唯老先生以盛朝麟鳳之姿。秉家世珪璋之重。涵負海嶽。咳唾風雲。而又與善若不及。愛才如恐失。侍之獲奉周旋者二十餘年矣。每念吾鄉人才。近復不振。目未涉乎墳籍。身已躐夫科名。得之者旣不以僥倖自居。慕之者亦皆以速化爲術。通經稽古。視爲迂途。而學術人心日

就苟且非得名賢如老先生其人者曷能激頹波而挽之乃豫人多幸奎曜南躔側聽之餘不能不代爲稱慶也夫中州古勝地河洛嵩少清淑扶輿之氣鍾焉乃文近朴而俗近儇視直隸爲甚豈風氣應開轉移化導必待其人故得而先我歟彼中州士氣久已茶然矣芹藻夷於蕭艾甯越等於氓隸薪已非翹楚也何有老先生至而煦之以光風與之以化雨旂影車聲俱挾色笑而後人人自喜亦人人自愛也泮水清漣泮林肅茂魚有相忘之樂而瑞麟始生鳥有好音之懷而奇毛斯出夫拔其尤而羅其雋表其一而勵其凡所謂大目視之大鈞鑄之河洛嵩少之靈必將烝然盡出其奇以助聖朝作人之化此千載一時也方欲寄一言以達忻暢而陳盛美乃先辱手教之頒獎飾注存亹亹無已捧讀之下且喜且慰小兒家信中備述優藉逾於等倫但童子備官常虞隕越尚望老先生賜之督教乃見雅愛之深耳肅候起居臨穎曷勝瞻溯

答費懷谷書

別來忽已六載何歲月之易得也憶昔共事賢邸接席西園遙夜深談倍叨關愛於時宵人搆釁庸妄附聲唯老先生長兄鑒昭賢之無虧締素心而彌永此義千古何日忘之洎七載冬渠魁以賄敗伏其辜羣黨解散弟以銷骨之餘卒賴賢王之明眷留勤理方將剔揚一切就此大工以副知己厚期曾未數月而仙駕雲飄羣僚雨散俛仰便成今古可勝泫然弟雖過蒙聖恩存錄觀察圻左農田而志廣才疎上無賢邸之稟承下無良朋之規指縱竭駑鈍終恐無成每念及茲未嘗不瞻嵩雲而神往也前辱手教遠頒正

嬰肺疾。不能抒鄙意以酬清問。而寒暄常語。又非所陳於素交之前。故闕然未報。老先生知我之深。自能垂諒也。屢接小兒家報。深蒙訓誨。如親子姪。第樗櫟之材。未知尙可受工師之尺度否。茲因羽便。敬佈積忱。

與刁步武書

春明握別。歲籥頻更。翹首南雲。飫聞芳烈。老年長兄。忠孝本於堂構。經術蔚爲事功。誠於己。舉而措之於人。基於下。漸而達之於上。凡所歷歷。具有本末。非徒遇合之隆而已也。年來梓里耆宿。凋謝殆盡。同榜諸賢。振起者尤落落無人。垂不朽而建非常。非年長兄其孰望焉。前明劉忠宣爲一代經濟名臣。平生每以不獲作令爲恨。外轉參政。數求攝府篆。因以接令長。察民情。嘗謂州縣之官。於民最親。閭閻疾苦。吏肯情僞。上官所不能深悉者。唯州縣知之。士大夫不自州縣起家。雖有志經濟。終恐民情尙隔。措施未必曲當。弟每誦其言而韙之。凡親知爲長吏者。祖送之時。必以此語爲贈。然能卓然見之行事者幾人哉。弟因久困公車。已就庚辰揀選。古今吏治。頗屬究心。已以僥倖留館。浮沈於辭章筆墨間。未得親歷其境。故所見多坐談空議。及奉恩命。觀察農田。雖竭其心力。而猶無當焉。乃益嘆服忠宣之言之不可易。而因以益嘆服年長兄之事功。誠於己而措之於人。基於下而達之於上。微特非弟輩所及。亦近今士大夫所不數數見者也。久欲致一言。以申導志意。而江山迢遞。郵寄爲難。今近在中州。小兒又隸屬部內。得藉佈悃素。伏惟起居爲時自愛。以慰同人。以光梓里。幸甚。

三代以上。致治以道。詩書所載。君臣相與咨儆賡颺。皆執中主敬之微旨。而厯注之迹。略而不言者多矣。豈不以法百變而不窮。道與天而無極歟。孔孟以還。道在下而法在上。治天下者多不以道。有道者或無以易天下。則守先待後。獨以其言傳。論世者常以爲悲。程朱之徒不遇也。數極理復。景運斯啓。聖天子躬堯舜之資。我夫子居伊周之位。協於睿慮。施及萬方。軼漢唐之故迹。契勳華之訏謨。朝不聞拂弼之言。野不見更張之事。而兆人從欲。重譯向風。不惟帝德之難名。實維至人之無已。頃在內閣。每深觀而默識之。我夫子所與聖夫子商略表章。近思切問者。皆孔孟程朱之遺言。執中主敬之微指。夫源深則流長。表端則影正。化理之隆。厥由此矣。故常言之於同人。述之於後學。以爲聖神相遇。道法同揆。千古一時也。某幸備官於朝。得出於門下。又以先人遺行。獨蒙眷注。異於尋常。爛然雲漢之章。被茲枯朽之質。是以感奮砥礪。求一言之幾於道。或一事之濟於人。雖荒陬僻郡。不敢以爲遠。冷署寒員。不敢以爲冗。椽舍僅蔽風雨。妻孥日食杞菊。不敢以爲貧。簿書之暇。沐手展夫子之書。潛思而莊誦之。怡然有得。則進郡人士而與之講解。聽者皆欣欣與起。如畏壘之民。見庚桑而思老子也。因選課士錄。詳爲批注。旁及唐宋之事。稍加論次。謹繕寫一二。仰塵鈞鑒。外鄉試擬墨一。學道觀風文一。俱極荒謬。然敢於呈覽者。聊以表寤寐羹牆之思。雖在萬里外。而執經問業。如親函丈云爾。倘蒙矜憐。俯賜訓誨。俾其學粗有所成。行稍有所立。不負生平親炙之望。感且不朽。

代人上當事書

天下之事有言之而卽信者雖智者不能知其妄也有辯之而卽明者不待智者能知其妄也今天下人人苦貧人人喜貪人人務苟得況某江夏之事乘萬衆之憤怒持賊賂之實據挾壯往不顧利害之聲迹當是時上官氣奪豪賈膽落人人不知所終乃始也奮焉忘身繼則稱病求罷此非有重利以中其心而靡其骨何以至是故謂某脅故督而取其金此言之而卽信者也故督既以賄敗矣身幽囹圄體訊金木楚毒之下無態不呈雖其所親愛受餽遺纔一二百金者無不款吐以寬晷刻之慘痛若某果有脅取其金數萬則連染之下宜無先於某者而寂無一語何也則事屬虛謬所謂辯之而卽明者也三楚士民深悉某心引病之日千人環署不聽其去諭以身孤仇衆不去且見害乃泣而解散然猶衢聚巷語金令若不獲全則吾儕走闕下訟之是以欲發之頃送者塞路護之出境始號哭別去使某之此舉以義始而以賄終則唾罵方且不免豈能感動民心若此哉某雖樸樕未嘗學問而負氣矜節竊有志於東漢之賢好善若飢渴慕義忘身命是以海內耆舊如王虞章梁質人諸君子皆相與定交而王豐川不以某爲不肖而重之以婚姻則某之立身或亦有本末焉非苟而已也然嘗以爲諸君子隱而未仕志章於己而道不及物猶思得在上之君子德足於己而其力足以運世者爲之馳驅效其尺寸故服官以來竭節奉公不避險阻四宰劇邑累蒙制府佛公、額公中丞徐公、陳公、劉公剡薦然而未敢以之自負者以諸公多汎愛其所拔未極一時之選則某之流品猶未定也惟老夫子大人陶鑄萬類整齊羣品取舍所判榮辱攸分

而某以廢棄之餘。過蒙甄拔。獎飾所加。羣情聳異。撫己內顧。喜極淚下。以爲此生幽沈。不復見天日。今乃爲大賢所稱許。侯喜死不恨矣。已而見格於吏部。既收復棄。察其所由。則怨家以江夏之事。誣某脅故督而取其金。疑似之間。致回尊聽。夫毀譽之不足以定人也久矣。喜則堯而怒則蹻。有志之士。不以屑意。唯大君子之月旦。則終身之人品關焉。故不可以不辯。辯之而明。則某固較然爲老夫子大人所甄拔而獎飾。欲令效其尺寸者也。然後可以仰首長鳴而待其翦拂矣。情隘詞促。不知所裁。冒瀆威尊。無任□□待命之至。

家言

人生大本。孝弟而已。然今人只知言孝。不知言弟。弟善其兄謂之弟。兄善其弟亦謂之弟。否則皆不弟。不弟即不孝。兄弟不翕。父母其能順乎。我自十五六時。即信定此理行之。至今千辛萬苦。不肯失兄弟之歡。不惟不分彼此。亦且不論曲直。數十年來。心血耗盡。祖父兄弟以及姪輩吉凶大事。分所應爲。力所難勉者。亦稍稍完成。無大遺憾。卻無分毫取之於家。此處靠不得才氣。不過師友間。皆深知我厚於同氣。能曲體兩大人不言之隱。所以咸竭其力。以相佽助。幾番大事。幸無隕越。實由一念無私。非有他能致此也。我既不私。汝母佐之以不爭。成之以能忍。二十五年以來。親戚族黨。頗無訾議。在京五載。聲名播於縉紳間。同鄉同年。言婦德者。皆以爲賢。人生最難得者名耳。既有嘉名。光及父母。榮施子女。雖艱苦屈抑。適足以成就德行。孰與人家放志逸樂。受人清議者。其所得輕重何如也。祖母年已八十五歲。風燭草霜。念之令

人心碎。含忍一日。免老人一日煩惱。便是孝順一日。含忍一月。免老人一月煩惱。便是孝順一月。此乃我心第一件大事。故雖知過日子不如法。亦知汝母子之苦。亦知自己苦苦奔波。卻無邊岸。至於生路欲絕。亦憤不欲生。然甘心受此而無悔者。只爲八十五歲老母。只爲孝弟二字。再離不開。只爲我一生苦行。砥節立名。已成九仞。不肯自成自毀。辜負上天鑒憐之意。及師友平日愛重之心。所以得一日過一日。得一步走一步。卽勢窮數盡。此身殞亡。亦死有餘榮矣。汝母相助。作人到此時。亦是功成九仞。若不能忍一朝之忿。舉平日榮名。一旦棄之。並令我不能終其志。豈不貽百年之悔乎。自家骨肉。分不清是非。總之忍者卽是。鬧者卽非也。閒言閒語。不見不聞付之。便是菩提三昧法。免老人生氣。一善也。始終成我不爭之志。二善也。保自己之令名。三善也。忍讓二字。可以貽子女無窮之福。四善也。至於日子難過。我自能變通貼補。諒可免汝等飢寒。若不能忍。而至於乖爭。是舉我生平而盡喪之矣。我一生受苦。無一毫生人之趣。只賸得一點人品。若並此亦喪。則視此殘生。眞不足戀矣。思之痛心。言之隕淚。汝可將此字。念與汝母聽之。如不盡解。可逐句解之。想他自能領略也。作人之道。全要能忍。外人橫逆相加。忍之便可轉禍爲福。況自家骨肉乎。汝等生稟聰明。天性淳厚。讀書作文。皆可以望大成。禁不得根本之地。稍有破缺。便是一生之玷。所謂根本。非止父母祖父母。伯叔昆弟之間。同氣連枝者。皆是也。立人品。培福澤。全在乎此。今寄去太上感應篇一本。汝輩常常尋覽。與汝母共閱之。天人之理。呼吸可通。非影響之談也。汝有至性。故與汝詳言吾意。知汝姐弟皆知愛父。不棄其命耳。辛丑年後六月廿九日示。